京劇叢刊

第四十八集

桃花村
桑园会
御果园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 剧 丛 刊

第四十八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 10069·218　字数70,000　開本787×1092耗1/32　印張4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illegible]，00册

定價0.35元

編 輯 凡 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値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幷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桃　花　村





前　記

桃花村刘德明的女兒刘玉燕，偕同丫环春兰，到花田会上选婿，恰遇穷途落魄卖画为生的書生卞济，一見傾心。回家告訴了刘德明，命老仆刘荣到花田請卞济，恰巧卞济到另一个人家繪画去了，画摊上坐着个等着取画的人——桃花山上的好汉周通——刘荣把周通請到家中，鬧了一个大错，刘德明再三抱歉的說明了誤会，但周通不信，以为刘德明故意要笑他，定要当晚抬亲。

刘玉燕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要尋短見，由于春兰的帮助，卞济改扮了女装，会見刘玉燕，正計划着一同逃走，周通已来抬亲。倉皇中，玉燕的母亲把玉燕帶到邻居家藏起来，周通却把女装的卞济抬走了。

周通發現抬錯了人，以为是刘德明有意欺騙他，大怒，要将卞济杀死。他的盟兄李忠，問明卞济改装的原因，劝周通不要为了自己破坏旁人的婚姻。周通十分固执，不听李忠的劝告，又到刘德明家中斥責，并声言次晚前来入贅。

卞济被李忠释放，匆忙下山，途中遇見了魯智深——魯智深大鬧五台山后，被师付遣往东京——魯智

深發現他是男扮女裝，錯疑他不是好人，严詢之下，知道了前后情由，激动了不平之心，命卞济回到店中等候消息；自己寻到桃花村，面見刘德明，假說自己会念經劝善，能使周通回心轉意。晚間，魯智深一个人藏在洞房。周通来了，不听劝告，惹起了魯智深的火性，打跑了周通。

李忠虽然不滿意周通的魯莽行动，但見周通受了欺侮，又不忍袖手旁观，便带了大队人馬，到桃花村替周通报仇。在村口，会見了魯智深，彼此通过姓名，原来是故友重逢，周通也知道魯智深是个正义英雄，翻然悔悟，自己承認了錯誤。魯智深即刻命人找来卞济，成全了刘玉燕和卞济的婚姻。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系根据《花田錯》《桃花村》原本由該院文学組翁偶虹改編的。

剧中人物

李　忠(生)	周　通(净)	刘德明(生)
刘夫人(老旦)	春　兰(花旦)	刘玉燕(旦)
袁有份(丑)	卞　济(小生)	刘　荣(丑)
魯智深(净)	公差甲(丑)	公差乙(丑)
四头目	八嘍兵	

第　一　場

李　忠
周　通　(內)嘍囉的，排演完畢，轉回大厅！

〔“風入松”。八嘍兵、四头目、李忠、周通同上。

〔李忠、周通分坐。

众嘍囉　大寨主好刀！二寨主好槍！

周　通　你等也該知道，大寨主人称打虎将，某家綽号小霸王，也非狂言自夸口，盖世无双好刀槍！

头　目　好刀槍，好刀槍，桃花山上称大王。

周　通　講得好，講得好，講得好哇哈哈哈……

李　忠　賢弟休得如此。常言道：强中自有强中手，江

湖路上，好汉甚多；不可目中无人。

周　通　大哥！小弟本領，不足为論，惟有大哥武艺，可称第一。

李　忠　愚兄何足道哉！前二年，我在渭州城内，幸遇一位英雄，他的武艺，比兄胜强十倍。

周　通　大哥，他是甚等样人？

李　忠　此人姓魯名达，身任經略府中提轄之职。

周　通　哎呀呀！狗官府的人兒，虽然有些本領，也算不得英雄好汉。

李　忠　如今他不作提轄了。

周　通　今在何处？

李　忠　只因他抱打不平，三拳打死鎭关西，弃官而走，如今想是流落江湖了。

周　通　啊！有这等武艺高强、性情豪爽的英雄好汉，俺周通无緣，不得相見了。

李　忠　天下好汉甚多，来日方長，自有个風云际会。

周　通　嗄……

李　忠　（忽然觸动心事）咳！想俺李忠虛度四十，一事无成，好不慚愧！

周　通　大哥你怎么又来了？想你我弟兄，在这桃花山上，誰人不知，哪个不曉，且放寬心，徐圖大事。

李　忠　賢弟，你倒是个爽快的心腸。

周　通　啊！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跌得来，站得起，又何必自尋煩恼，（有意解劝李忠）哦哦！我倒想起

来了，再过两日，乃是大哥四十寿辰。——大头目！

头　目　在。

周　通　你等要杀猪宰羊，装点寿堂，也好与大王祝寿。

头　目　遵命。

李　忠　賢弟，你又要寻热鬧了。

周　通　小弟就是爱个热鬧，大哥的四十整寿，我們要大大的热鬧一場。——啊，大头目，我想起来了。常見大戶人家，在寿堂之上，挂着个白胡須老头兒，这是作什么？

头　目　那是寿屏兒。

周　通　寿屏，要它何用呢？

头　目　那是寿堂必需之物。

周　通　哦，必需之物么？

头　目　当中一張画兒，旁边挂对联兒，写的是吉祥話兒，画的是南極仙兒，配上寿桃寿面，香爐蜡阡兒，猪头三牲，时新果鮮兒，庆賀您福如东海長流水，寿比南山万万年兒。

周　通　哎呀呀，哈哈……有趣，有趣。大头目，我們山寨可有么？

头　目　咱們山上沒有。

周　通　哪里去买？

头　目　必須求人写画。

周　通　忒囉嗦了！

李　忠　賢弟，此乃浮文虛礼，要它何用？

周　通　大哥！他們挂得的，难道你我弟兄就挂不得么？

头　目　今当花田盛会，必有卖画之人，前去赴会。何不去至花田，找他們当时写画。

周　通　嘿！还是大哥造化，要买字画，就遇上花田盛会，待小弟亲自前往，买画去者。

李　忠　賢弟早去早回。

周　通　（唱西皮搖板）

为大哥祝寿辰花田买画，（上馬）

学斯文且作个風雅行家。

李　忠　你可不要生事啊！

周　通　我知道啦，哈……（下。）

李　忠　哈哈……（唱搖板）

周賢弟正年少性喜玩耍，

我怎能拂盛情拦阻于他。

小心防守！

众嘍兵　啊。

〔众嘍兵、李忠同下。

第　二　場

〔刘德明、刘夫人同上。

刘德明　（唱西皮原板）

桃花村有門第务农为本，

刘夫人　（接唱）

在佛堂念經文保佑安宁。

刘德明　（接唱）

誦經文又何尝求得子胤，

刘夫人　（接唱）

有女兒在膝前乐享天倫。

德德明　咳！享天倫，乐天倫，可怜天下父母心，女兒年長十七岁，三年两載嫁出門。

刘夫人　嫁出門，莫伤心，何不招婿到門庭，女婿也有半子份，同心同意奉双亲。

刘德明　你講得虽好，只是女兒性情高傲，东村王，西村李，她总不遂心，看来这流水的年华，就要錯过了。

刘夫人　我养的女兒，自然是有志气的，一般的后生男兒，她怎能如意。

刘德明　难道我們这平常人家，还要高搭彩楼，抛球招婿嗎？

刘夫人　虽不能抛球招婿，也要她自己挑选。啊，員外，今乃花田盛会，何不叫女兒前往游玩，借此选婿。

刘德明　啊！会場之上，男女混杂，如何去得的？

刘夫人　既要选婿，自然是有男有女，待我喚春兰出来。

刘德明　使不得。

刘夫人　使得的。——啊，春兰快来。

春　兰　（內）啊哈。

〔春兰上。

春　兰　（念）黃鶯枝头唱，花影綠滿窗。

参見員外、安人。

刘德明
刘夫人　（同）罢了。你家小姐，可曾梳洗齐整？

春　兰　小姐早就梳洗齐备啦。

刘夫人　喚她前来，有話言講。

春　兰　是啦。——有請小姐。

〔刘玉燕上。

刘玉燕　（念）燕子呢喃桃花伴，美景良辰奈何天。

参見爹娘。

刘德明
刘夫人　（同）一旁坐下。

刘玉燕　謝座。喚女兒前来，有何訓教？

春　兰　（搶話）員外、安人，您不用說，我一猜呀，就能猜着。

刘夫人　你且猜来。

春　兰　要是安人喚，花园去游玩；要是員外喚，窗下念詩篇。安人疼小姐，不要太愁煩；員外盼小姐，考个女状元。二老心情不一样，叫我們小姐两为难。

刘德明　頑皮的丫头。

春　兰　頑皮不頑皮，敢說猜个不大离。

刘夫人　你今日这一猜么，就猜錯了。今日叫你陪伴小姐，去游花田盛会。

刘玉燕　怎么？爹爹准許女兒，去游花田盛会？

春　兰　（自語）呦，我們老員外爷，怎么这么开通啊？

刘夫人　不但命你去游花田，还要我兒自己（拉近刘玉燕附耳低声）选婿呢！

春　兰　（凑近去听）哎呦！这可遂了我們小姐的心啦。

刘玉燕　又来多口！（羞。）

刘德明　啊！这是你母亲的主意，为父不曾这般言講。

春　兰　怎么样？我說老員外不能这們开通啊！

刘德明　又来多口，你陪伴小姐一路同行必須小心在意。

春　兰　为了小姐的終身大事，我哪兒能不留心在意啊。

刘夫人　不是这样的在意，叫你一路之上陪伴小姐，小心謹愼，早去早回。

春　兰　是啦，安人您就放心吧！我就好比是保主过江的赵子龙，保得去，保得回，准保得龙鳳呈祥。

刘玉燕　呀哞！（唱搖板）

透春光倒惹得鸚鵡惊喚，

春　兰　（接唱）

寻桃源还須我武陵漁船。

刘德明
刘夫人　（同）兒啊！（唱搖板）

早回来免得我二老悬盼，（下。）

刘玉燕　女兒遵命！（接唱）

出門去暢心怀鳶飞在天。

〔“小开門”，春兰、刘玉燕，流盼各处，心花怒放。

〔老僕刘荣扫地上。

〔春兰无意碰着刘荣。

刘　荣　誰呀？又是春兰！你干什么？又偷着出門玩来呀！

春　兰　我呀！是上命差遣，因公外出。

刘　荣　啊，因公外出？我不信，我可得問問員外爷去。（才要走。）

刘玉燕　刘荣。

刘　荣　小姐，小姐。

刘玉燕　員外、安人命春兰陪伴于我，同游花田。

刘　荣　（有点耳聾）啊？啊？小姐要頂牛划拳？

春　兰　瞧瞧您这耳朵！（凑近告訴他）去游花田，去游花田盛会。

刘　荣　什么？赢不了还罰跪。

春　兰　去逛花——田——盛——会。

刘　荣　哦！去逛花田盛会？你算了吧！員外爷沒有那么开通。我得問問員外爷去。

春　兰　您不信哪，您問去呀！

刘　荣　那是我問去！

春　兰　你問去呀！

刘　荣　我可不是問去嗎，我这兒看着門，你們一个个都溜啦，那哪兒行啊，員外問我，我說什么呀？这門是我管的事兒，得由着我……（一边叨嘮着，一边走下。）

春　兰　小姐，您瞧，刘荣眞是一个死心眼兒，咱們好

容易出来啦，快走吧，可得好好的玩一天哪。

刘玉燕　春兰呀！（唱搖板）

到花田还须要多加檢点，

春　兰　小姐！（接唱流水）

小姐嘱咐記心間。

桃花溪前楊柳岸，

稳踏芳塵不貪玩，

意中人，秋波轉，

刘玉燕　（接唱）

心中事，你莫多言。

啞謎兒随口来呼唤，

你与我作一个……

春　兰　（接唱）

心照不宣。

刘玉燕　春兰！（向春兰招手。）

春　兰　啊！来啦。

〔刘玉燕、春兰同下。

第　三　場

〔“柳搖金”。袁有份上，摆設字画攤。

袁有份　有請卞相公。

卞　济　（內）好不愧煞人也！（上，唱西皮搖板）

叹斯文困异乡时乖运蹇，

病愈后怎奈我囊底无錢。

沒奈何揣羞臉抛头露面——

袁有份　我看您一手的好字画，趁着这花田盛会，您写写画画，挣点銀子，也好上京求名，不負您十載寒窗啊！

卞　济　店主东你这般情义，我豈能不知。只是讀書之人江湖卖画。咳！好不羞煞人也！（接唱）

蟾宮客只落得擺設画攤。

袁有份　卞相公，休看落魄江湖上，一朝得志便飞黄。您打起精神画画，我給您吆喝开張。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眞草隶篆、扇面屏条，有买画的上这兒来啊！（下。）

〔周通上。

周　通　（唱搖板）

一路花田去买画，

〔卞济作画，周通上前立看。

周　通　呀！（接唱）

他在紙上画叉叉。

哎呀且住！看此人，在雪白的紙上，东一条黑道道，西一条黑叉叉，莫非他就是卖画之人。待我向前問他一声。——啊，那一先生，你莫非是卖字画的么？

卞　济　哦，正是卖画的。

周　通　可有寿星圖兒？

卞　济　寿星圖兒！莫非是悬挂寿堂的么？

周　通　不错，正是，正是。

卞　济　不但一幅寿星圖兒，还要一付寿联，配在左右。

周　通　不错，是的。你还是个行家人，快快取来，多把銀錢与你。

卞　济　此处无有。

周　通　現在何处？

卞　济　現在小生的手上。

周　通　你手上哪里有啊？

卞　济　說有就有，非我夸口，用我两手，一揮而就。

周　通　怎么？你一揮而就？

卞　济　一揮而就。

周　通　好！你就快快的揮来。

卞　济　兄台等候了。

周　通　嘿嘿！一揮而就。

卞　济　（唱搖板）

展素幅調顏色霜毫点染，（作画。）

周　通　（拦着）啊，先生，先生。你方才言道：一揮而就。怎么，一揮而不就呢？

卞　济　兄台呀！（接唱）

一幅画怎能够一笔周全？

周　通　（夹白）好，好，好，你快快画来。

卞　济　（接唱）

兴致来止不住搖动斑管。

周　通　（夹白）一撣，两撣，三撣，四撣，五撣，六撣……哎呀呀，忒麻煩了啊，哈哈哈……（接唱）

这調調兒等得我好不心煩。

哎呀呀，我看你撣了这們七八十撣，还不成个样兒，叫某家好不耐煩。

卞　济　画要画得精，必須耐心情；兄台不耐等，花田游一程。

周　通　好。俺且慢慢游，你要快快画；少时画得成，加倍来奉价。少时画不成？

卞　济　奉送不討价。

周　通　取笑了，啊哈……（下。）

卞　济　啊哈……（唱搖板）

論繪画必須要輕描細染，（作画。）

春　兰　（內）小姐隨我来！

〔刘玉燕、春兰同上，"花梆子"。

春　兰　（接唱南梆子）

一路上好兴致来到花田。

菜花黃，梨花白，桃花更艳，

刘玉燕　（接唱）

怎比我心花放燦烂难言。

春　兰　（接唱）

猛抬头渡仙桥就在前面，

〔接"小拉子"，春兰引玉燕过桥，忽見卞济在桥旁作画。

刘玉燕　奇怪呀！（接唱）

渡仙桥有一座照人的玉山。

春　兰　我說小姐，您瞧，滄海桑田时时变，渡仙桥旁有玉山。

刘玉燕　是啊！仁者乐山智乐水，且問頑石可能言。

春　兰　是啦！（走过去）先生，我們这兒有礼啦！先生，我們这兒有礼啦！啊！先生，我們这兒有礼啦！

卞　济　哦，原来是位小姑娘，还礼，还礼。

春　兰　先生，您好用功啊，還会还画画哪。

卞　济　慚愧！我是个卖字画的。

春　兰　哦！您是个卖字画的呀？巧極啦，我們小姐就喜欢字画。您請坐，咱們回头見。（急忙跑过去）小姐，小姐，他是个卖字画的，画的眞好，写的眞妙，您快瞧瞧去。（拉着刘玉燕就走。）

刘玉燕　（拂止）他画些什么？

春　兰　（不知所答）我也沒瞧清楚。看他那个人品，一定是写画俱佳。

刘玉燕　可有現成的字画无有？

春　兰　我給您間間去。（又走过去，抓起卞济面前的画，就要拿走。）

卞　济　小姑娘，这是有人定下的，有人定下的呀。

春　兰　那么，你还有現成的字画沒有啦？我們小姐要买哪。

卞　济　現成的无有了。小姐若要么？待我画完此幅，当面揮毫。

春　兰　你瞧，这囉嗦劲兒的！（跑过去）小姐，他說現成的沒有，要买嗎，等候他画完此幅，再与您哪揮毫。

刘玉燕　这个？春兰，这里有扇兒一把，你对先生去講：隔花人远天涯近，輕描淡写报知音。

春　兰　您跟我撰文，我不懂，您再說一遍？

刘玉燕　蠢丫头！你对他去講：字不必多，画不必細，輕描淡写报知音。

春　兰　哦，輕描淡写报知音哪……我知——道啦。

刘玉燕　又来頑皮！

春　兰　（走过去）先生，我們小姐这兒有扇兒一把，請您当时写画。

卞　济　哦，你家小姐有扇兒一把，叫我写来。哎呀，此画未成，焉能擱笔呀？

春　兰　你怎这么死心眼兒啊。我們小姐說啦：字不必多，画不必細，輕描淡写报知音。

卞　济　哦！我明白了！（唱南梆子）

莫非是西廂月把玉人送到，（接"小拉子"）

春　兰　先生，您怎么不写呀，您怎么不写呀！咳！这不是耽誤工夫嗎？先生，您怎么不写呀？

卞　济　这……倉促之間，倒不知以何为題呢？

春　兰　是啊！可拿什么为題呀？（想）哎！先生你瞧：我們小姐坐在桃花树下多好看哪，您就拿花下美人为題，您瞧好不好哪？

〔卞济正与刘玉燕对視，春兰几番催促。

春　兰　您瞧好不好哪？您瞧好不好？……吻！这就叫輕描淡写报知音啊！

卞　济　妙啊！

春　兰　你别不害臊啦！

卞　济　哈哈哈……（接唱）

我虽然在穷途也展眉梢。

报知音必須把知音相报，（接“小拉子”，又画又写）

守礼义我不敢意动心搖

写完了，呈与小姐指教。

春　兰　眞客气。（走过去）小姐，写画完畢，呈与小姐指教。

刘玉燕　待我看来。

春　兰　您瞧，他写的多好。这一撇兒，这一捺兒，这一勾兒。

刘玉燕　又来頑皮。（看，念扇上詩句）

花点蒼苔綉不勻，鶯喚垂楊語未眞，

乞浆愧煞穷途客，人面桃花不問春。

春　兰　小姐，您中意不中意？

刘玉燕　写画俱佳，只是未曾落款。

春　兰　对呀，虽然中意，可还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哪。（走过去）咳！先生。您哪，怎不落款兒呀？

卞　济　粗笔劣墨，怎好落款。

春　兰　刚才我們小姐說啦，輕描淡写报知音，知音知
　　音何許人。您不落款兒，那可就不誠实啦。
卞　济　好。待我写来。(写)襄阳卞济。
春　兰　先生，为什么要装羊变鷄呀？
卞　济　不是喲，我是襄阳人氏，姓卞名济。
春　兰　有何功名？
卞　济　也曾中举。
春　兰　您怎么不写上？也好叫我們員外知道知道。
卞　济　哎呀！小小功名何足論，要作蟾宮折桂人。
春　兰　好，待我告知小姐去。
〔春兰走过去，才要开口。
刘玉燕　好志气！
春　兰　喲！小姐您都听見啦！
刘玉燕　不必多言，速速回去了吧。
春　兰　小姐，您就这么走嗎？
刘玉燕　(低声)回去禀告爹娘。
春　兰　(低声)您的心事，人家哪兒知道啊。画也給您
　　画啦，写也給您写啦，您得給人家潤笔之資呀。
刘玉燕　这有紋銀一錠，奉送相公。
春　兰　是啦。(走过去)先生。我們小姐这里有銀子一
　　錠，送与先生下茶的。
卞　济　啊？
春　兰　喝茶的。
卞　济　既然知音，分文不取，怎当厚賜。

春　兰　这您可得收下，您要是不收下，就辜負我們小姐的心啦！

卞　济　如此多謝小姐。

刘玉燕　先生不必过謙。

春　兰　先生，我給您放在筆筒里头，咱們可就算定下啦。

刘玉燕　春兰，回去吧！（唱西皮摇板）

此行不虚雀屏选

春兰，来呀！（下。接“小拉子。）

春　兰　（接唱）

想起一事再开言。

先生，您瞧我們小姐怎么样？

卞　济　端庄淑女，大家閨秀。

春　兰　長的好看不好看？

卞　济　嫦娥下世，仙子临凡。

春　兰　那么我哪？

卞　济　并蒂蓮花，一般无二。

春　兰　吻，你可眞会說話，您看我們小姐長的好看，您知道她姓什么哪？

卞　济　我不曉得呀？

春　兰　我們員外爷姓刘，我們小姐也姓刘。

卞　济　原来是刘員外之女，失敬了。

春　兰　我們員外叫刘德明，就住在前面桃花村。

卞　济　哦！就在这桃花村居住。

春　兰　我們小姐叫刘玉燕。

卞　济　哦，刘玉燕，好个响亮的名字。但不知你的芳名？

春　兰　我呀，你猜？

卞　济　小姑娘的芳名，哪有乱猜之理。

春　兰　（自語）这个人倒是个老实君子。（轉向卞济）我告訴你吧，我叫—— 春兰。

卞　济　敢是春天之春？

春　兰　不錯。

卞　济　兰花之兰？

春　兰　越說越对。响亮不响亮？

卞　济　春乃一岁之首，兰乃王者之香。豈止响亮，而且大方的很喏哦……

春　兰　敢情是个書呆子。先生，我問問你：您成了家沒有？

卞　济　小生未曾娶妻。

春　兰　說实話！

卞　济　尙未，哎呀，实实的无有。

春　兰　那可巧極啦，那可巧極啦！

卞　济　怎么？

春　兰　干脆，我告訴你說吧：我們今兒个奉員外、安人之命，一来逛会，二来选擇佳婿，我把我們小姐說給你，做个小俩口兒，你瞧好不好？

卞　济　哎呀，只恐高攀不起。

春　兰　你忘啦！刚才画扇子的时候，我們小姐說过：輕描淡写报知音啊。

卞　济　哎呀呀，若得如此，感謝不尽。

春　兰　好。我們回去把你这把扇子給員外、安人一看，一会兒，一定来請你来，你可千万别走呀！

卞　济　我不走，我不走。

刘玉燕　（內）春兰还不快来！

春　兰　吻！只顧跟你說話！我們小姐走远啦！（向后）小姐您等着，（轉向卞济）先生你可別走。（向后）小姐您等着。（轉向卞济）先生你可別走。（向后）小姐您等着，（轉向卞济）先生你可別走啊！（下。）

卞　济　哈哈……

〔袁有份上。

袁有份　卞相公，你大喜大喜！

卞　济　（笑）哈哈哈……

袁有份　張太公請你写四張圍屏，有二十两銀子，在我这兒哪。来，来，来，快走，快走！

卞　济　啊！有一幅寿星圖兒，未曾画完，焉能前去呀，我不能前去呀！

袁有份　給定錢了嗎？

卞　济　这倒不曾。

袁有份　咳！过路的买卖沒准兒的事，您先抓現成兒的要紧。

卞　济　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明日再到張家也还

不迟。

袁有份　来不及啦，張太公等着用哪。(拉着走)快走，快走！

卞　济　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呢！

袁有份　什么要紧的事情？你眞是个老实人，走吧，回头再給他画。(拉起就走。)

卞　济　使不得，使不得。

袁有份　什么使不得，走吧，走吧！

〔袁有份强拉卞济下。

第　四　場

〔刘玉燕、春兰兴奋地走上。

春　兰　(念)花田中求得連理；願小姐比翼双飞。有請員外、安人。

〔刘德明、刘夫人同上。

刘德明
刘夫人　(同)女兒回来了。

刘玉燕　回来了，回来了。

春　兰　回来啦，回来啦！

刘德明　看你們跑的这个野样兒！

春　兰　心里有事嗎！恭喜員外，安人。

刘夫人　听你这般言講，莫非我兒选婿得人？兒啊，选中何人？快快說与我二老知道啊。

刘玉燕　这……

春　兰　小姐，您快說呀，快說呀！

〔刘玉燕羞怯怯地，不肯說出來。

春　兰　吻，剛才叫人画扇子的时候，那胆子都哪兒去啦？

刘玉燕　呀啐！（羞，下。）

春　兰　臊走啦！

刘夫人　春兰，說与我二老知道。

春　兰　員外，安人容禀！（唱西皮流水）

員外安人听我講：

渡仙桥旁遇才郎。

也曾中举列金榜，

姓卞名济住襄阳。

不但是人才文才学問广，

恂恂君子更端庄。

倘若是招贅門庭上，

称得起才子佳人梁鴻配孟光。

員外不信差人往，

請他到来看端詳。

这是他亲笔写的扇子，員外請看。

刘德明　待我看来。果然写画俱佳。

刘夫人　听你之言，那卞先生一定是人才出众了。

春　兰　唔，小姐的緣分，春兰的眼力，那还能有錯兒嗎？

刘夫　就該命刘荣快去相請才是啊。

刘德明　啊！讀書之人，焉能流落江湖，請不得的。

刘夫人　眼見是实。請他前来，一看便知分曉。

春　兰　还是安人說的对，我給您叫刘荣去。

刘德明　咳！你太以的縱容女兒了。

春　兰　刘荣！刘荣！員外、安人叫你哪。

〔刘荣上。

刘　荣　員外，安人，有何吩咐？

刘德明　命你去到渡仙桥，将卞先生請来。（下。）

刘夫人　快去，快去！（下。）

刘　荣　是啦，是啦。（欲行。）

春　兰　嗨！你回来！你上哪兒請去？

刘　荣　渡仙桥啊。

春　兰　渡仙桥地方大啦！你上哪兒請去呀？

刘　荣　可說的是哪，反正得找会子。

春　兰　我指你一条明路，管保手到擒来。

刘　荣　那敢情好啦。

春　兰　你怎么謝賀謝賀我呀？

刘　荣　哈！小丫头仔！还懂得話不虛傳哪。

春　兰　其实，我也不要你的謝賀。往后我們出入大門，你别那么死盘死問的就得啦。

刘　荣　咳！如今員外开通啦，我干嗎还多管閑事啊。

春　兰　那么哏，我就告訴你：渡仙桥边有个字画摊兒，那兒就是卞相公。

刘　荣　哦，渡仙桥，有个算卦摊兒！（欲走。）

春　兰　回来，回来。字——画——摊兒，可不是算卦摊兒。

刘　荣　哦，字画摊兒，不是算卦摊兒。

春　兰　那个卖字画嗒，就是卞相公。

刘　荣　哦，有个說閑話嗒，就是卞相公。

春　兰　卖——字——画嗒。可不是說閑話嗒。

刘　荣　哦，卖字画嗒，我知道啦，我知道啦。（欲行。）

春　兰　你回来，你回来，是卖字画嗒，可不是說閑話嗒。

刘　荣　啊，卖字画嗒，就不許說閑話啦嗎？

春　兰　可也是啊。我再告訴你吧：在摊子里坐着的才是卖字画嗒，要是在摊子旁边站着嗒，那是說閑話嗒，你可别請錯啦。

刘　荣　錯不了。

春　兰　請錯了，你可吃罪不起！

刘　荣　什么事，这么要紧哪？

春　兰　告訴你吧：你請的这位卞相公，就是小姐未过門的小女婿仔！（跑下。）

刘　荣　哦！怪不得她这么千叮嚀，万囑咐的哪。赶情是小姐选中的姑老爷呀！我可得記住啦——渡仙桥，字画摊兒，請卖字画嗒，别請說閑話嗒；請坐着嗒，别請站着嗒。嘚！这回我算記着啦，我去！（念"水底魚"）

去到花田，

紧走莫迟延，

請来娇客，

小姐配良緣，配良緣。（下。）

第五場

〔周通上。

周　通　花田之上，游玩半日，倒也爽快，我那張寿星圖兒一定是画成了，一定是画成了。（走近画攤，看攤里无人）啊，卖画的先生哪里去了？（看見寿星圖尚未画完）呃！咱去了半日，这寿星圖兒，怎么还未画成？豈有此理！哽！看天色尚早，咱就在此坐等于他。

〔刘荣上。

刘　荣　（四下观看，自言自語。念）

来到渡仙桥，字画攤一个。

留神仔細瞧：

不错，不错，有人正在里边坐。

不用說，这位就是卞先生。（看）呦！怎么是个黑臉大汉哪，不对吧！錯啦吧！啊！春兰說的明白，渡仙桥，字画攤，請坐着嗒，別請站着嗒。沒錯啊。哦？我明白啦！常言說得好：慧眼識英雄，惺惺惜惺惺。小姐自己选嗒，我管他黑臉白臉哪，待我冒

叫一声。我説——那旁坐的敢是卞……

周　通　便怎么样？

刘　荣　我家員外請您哪。

周　通　哪个員外？

刘　荣　桃花村，刘德明，刘員外。

周　通　咱与他夙不相識，他請我作什么？

刘　荣　自然您不認識。可是我們小姐認識您啊。

周　通　啊？你家小姐，怎么認識于我？

刘　荣　皆因我們小姐游玩花田，暗中选婿，选中了您啦，因此前来相請，去往庄中議亲。

周　通　有这等事？

刘　荣　这叫作千里姻緣一綫牽嗎！

周　通　怎么講？

刘　荣　千里姻緣一綫牽嗎！

周　通　啊哈……（唱西皮散板）

紅鸞照命姻緣凑，

今日巧得鳳凰儔。

且不买画刘家走——

前面带路。

刘　荣　姑老爷，随我来。

〔二人同圓場。

周　通　（接唱）

心花怒放喜眉头。

刘　荣　您在門房歇会，我給您回稟一声，您听請吧。

周　通　好，你要快来相請。（下。）

刘　荣　姑老爷，您听請吧。——有請員外，安人。

〔刘德明、刘夫人同上。

刘德明　雀屏选娇客，

刘夫人　东床看璧人。

刘德明　刘荣，卞先生請到了么？

刘　荣　請是請来啦。可不是我刘荣多口，这头亲事断断作不嗒。

刘夫人　怎么作不得呀？

刘　荣　这位卞先生，是个黑臉大汉，怎能配得上咱們小姐啊？

刘德明　啊？快喚春兰前来。

刘　荣　春兰快来。

春　兰　（內）来啦，来啦！（上）員外，什么事啊？

刘德明　我来問你：那卞先生人才如何？

春　兰　是个白面書生。

刘德明　为何是个黑臉大汉？

春　兰　誰說的？

刘德明　刘荣講的。

春　兰　不能啊，我問問他去。——我說，嗨！你在哪兒請嗒？

刘　荣　渡仙桥，字画攤，攤里坐着的，一点沒錯兒啊。

春　兰　是啊！你怎么說是个黑臉大汉哪？

刘　荣　他現在就是个黑臉大汉嗎！

春　兰　我不信。

刘　荣　不信，請来你瞧。

刘德明
刘夫人　快快請来，春兰仔細观看。

刘　荣　有請姑老爷。

〔周通上。

周　通　喜事从天降，上前拜岳丈。——啊，岳丈老大人。

刘德明　这……春兰……

〔春兰看，惊怕。

春　兰　哎呦！我的媽呦！怎么把个黑臉大汉請来啦！員外！錯啦！錯啦！可吓死我啦！（跑下。）

刘德明　嚇！我把你这无用的老狗！我命你去請卞先生，为何錯請他人？

刘　荣　員外，員外，小姐自己选唔，我沒請錯呀！

周　通　着啊！

刘德明　还敢多口，該打！

周　通　嚇！你旣請俺前来，一言不講，便来責罵奴仆，是何道理？

刘德明　壮士息怒。老汉有下情告稟。

周　通　有什么下情？有什么下情？哦哦是了，想是你的女兒花田选婿，选中了我，你却心中不願，因而寻故反悔，責罵奴仆，是与不是？

刘夫人　并非此意，实实錯請尊家。願奉金銀，請壮士另寻佳偶。

周　通　呀呀呸！說什么錯請不錯請，旁人任你擺布，俺周通也是你們耍笑的么？

刘德明　請問君乃何人？

周　通　瞎了你的双眼！（念）

桃花山头姓名揚，誰人不知小霸王。

非是某家来擄搶，你自己的女兒选才郎。

姻緣已定不多講，今晚花轎娶新娘！

（叫头）刘員外，今晚三更时分，花轎来娶新人，你要快快的准备了！（下。）

〔春兰暗上，偷听。

刘德明　哎呀！（唱西皮散板）

不測風云随时变，

刘夫人　（接唱）

好姻緣成恶姻緣。

刘德明　咳！我說这女婿选不得，你們偏要去选；我說这卞先生請不得，你們偏要去請。选来选去，大禍临門了。

刘夫人　此乃刘荣錯請之过，怎怪得我們母女呀！

刘德明　咳！事到如今，埋怨哪个也是无用了。那周通言道：今晚三更时分前来迎娶，你我女兒，当真配与他不成？

刘夫人　婚姻之事，必須两家情願，諒他也不敢强娶。

刘德明　嘿嘿！那周通是桃花山的大王爷，他怎么不敢强娶？咳！

刘夫人　何不去到官府，告他一状？

刘德明　唉，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刘荣，备馬！

刘　荣　我沒干嗎？不是我請错啦嗒！

刘德明　刘荣！快快备馬！

刘　荣　是嘍！（下。）

刘德明　（唱散板）

沒来由坐家中祸从天降。（下。）

刘夫人　（接唱）

望空中求菩薩大显灵光。（下。）

春　兰　呀！（接唱）

到如今我怎能袖手观望。（圓場）

小姐快来，小姐快来！

〔刘玉燕上。

刘玉燕　（接唱）事如何？

春　兰　（接唱）

已危急快作商量。

小姐！刘荣錯請之人，乃是桃花山上的小霸王周通。臨行言道：今夜三更，前来迎娶！

刘玉燕　这个！（叫头）春兰哪！只望花田选婿，得配才郎。誰知寃孽纏身，又生魔障。事到如今，只有遺恨終身，自寻一死啊！（哭。）

春　兰　（不同意地）呦，呦，呦呦呦！好个有志气的小姐，就会寻死啊！

刘玉燕　你是我閨房知已，为我一想，事到如今，不死

又待如何？

春　兰　常言說的好：物有千变，人有万变，咱們不会想主意嗎！

刘玉燕　莫非你有万全之計？快快講来，救我一救。

春　兰　你眞是女書呆子，我哪兒有現成的主意，不会大家想嗎？我先問問小姐：你对卞生究竟怎样？

刘玉燕　这……

春　兰　喲！到了什么时候啦！您就别害臊啦！

刘玉燕　我与他一見傾心，情願偕老白头。

春　兰　那就好办啦。你既願托終身，何不与他一同逃走？

刘玉燕　这个？我二人只有一面之緣，他心未必我心。

春　兰　这倒說的对，咱們是一盆热火，他未必錦上添花。这們办吧，我把他偷偷的請来，你二人当面商議，您瞧好不好哪？

刘玉燕　此事必須瞞过員外，安人。

春　兰　員外到衙門告状去啦，安人已进后堂。

刘玉燕　門上刘荣，也要提防一二。

春　兰　刘荣啊！早叫我制服啦。（欲行。）

刘玉燕　且慢。那卞生是一男子，怎能瞞过旁人，来到此处？

春　兰　他若肯来，自然有計。（欲行。）

刘玉燕　千万不可叫外人知道，你我的名节要紧。

春　兰　咱們是随机应变，小心謹愼，您就放心吧，我

的小姐！

刘玉燕　你要謹愼了！

〔“扫头”，分下。

第　六　場

〔卞济急上。

卞　济　（唱西皮摇板）

　　心中有事心緒乱，

　　运笔如飞写画完。

　　渡仙桥旁心悬盼！（打哈欠，睡去。）

〔春兰急上。

春　兰　（接唱）

　　急急忙忙到花田。（看見卞济仍在）

喲！人在这兒哪！怎么会請錯啦？我說：卞先生，卞先生。喲！睡着啦！我吓唬吓唬他。呔！笔飞啦！墨跑啦！喲！你还睡覚哪！

卞　济　（惊醒）啊，啊，啊，原来是小姑娘。您怎么才来呀？你誤了！你誤了！

春　兰　誰誤啦？你才誤啦哪！

卞　济　我不曾誤啊。

春　兰　你沒誤，刚才你上哪兒去啦？

卞　济　方才么？（想）被店家拉拉扯扯，与人家写围屏去了。刚刚回来，你就来了，巧得很，巧得很。

春　兰　还巧哪，簡直糟啦！

卞　济　怎么糟了啊？

春　兰　你不知道，我們回去，把你那把扇子，給我們員外、安人一瞧，員外、安人十分欢喜，立时刻就打發刘荣請你来啦。

卞　济　我不曾見着啊？

春　兰　你要見着，不就沒事啦嗎！不用說：就在你給人写圍屏的时候，刘荣来到，他这么一請啊，可就請錯啦！

卞　济　啊！他把哪个請去了？

春　兰　錯請別人还好，偏偏的把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請去啦！

卞　济　哎呀，糟了，糟了！

春　兰　誰說不糟了哪，那周通見了我家員外，不容分說，临行言道：今夜三更，前来迎娶小姐成亲！

卞　济　啊？有这等事？你家小姐，就这样应允不成？

春　兰　（有意試探卞济）我家小姐，焉能应允，她正在楼上偷听，一聞此言，她就往楼下噗咚这們一声……

卞　济　怎么样？

春　兰　她可就墜楼而死啦！

卞　济　啊？你家小姐她，她……墜楼而死了？

春　兰　可不是嗎！

卞　济　哎呀，再也不得相見的小姐呀……（哭。）

春　兰　（自語）成！倒是一片眞心。

卞　济　（哭）小姐呀……

春　兰　卞相公，你先别哭，小姐沒死，我吓唬你哪。

卞　济　她不曾死啊，吓了我一身冷汗哪！

春　兰　今奉小姐之命，前来請你，私到綉楼，共同商議，你敢去不敢去？

卞　济　多蒙小姐这般情义，休說私到綉楼，便是赴湯蹈火，我卞济万死不辞。我們走！

春　兰　走不得。

卞　济　怎么又走不得？

春　兰　你想：你是个男子，私入閨閣，倘被旁人看見，一来小姐的名节有碍，二来你也吃罪不起。

卞　济　哎呀是啊，我乃是个男子，怎能到你家小姐的綉楼啊。

春　兰　說的是哪。

卞　济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春　兰　（忽然得計）哎，卞相公，我倒想起来啦！你何不男扮女装哪？

卞　济　嘜！我乃堂堂男子，怎能改扮女子呀！

春　兰　你就忘了通权达变啦？

卞　济　这个？不错。古書云：君子豹变，大人虎变，我卞济何不变上一变。哎呀！只怕我这一变，有些难看喏！

春　兰　管他难看不难看，且圖小姐来会面。

卞　济　既然能会面，我就变变变。我来問你：这头

上？

春　兰　戴我們小姐的。

卞　济　身上？

春　兰　穿我們小姐的。

卞　济　这足下？

春　兰　也穿我們小姐的。

卞　济　慢来，你家小姐有这样大的脚么？

春　兰　是啊，我們小姐哪有这們大的鴨子呀！

卞　济　这便如何是好？

春　兰　不用着急，反正有主意，你抬起脚来，我比比。

〔卞济抬起脚来，春兰用手比量尺寸。

春　兰　成啦，成啦。

卞　济　你我今晚在哪里相会呀？

春　兰　是啊，哪里相会呀？（思索）嗯！此处来往人多，你我就在桃花村口相会。

卞　济　就在桃花村口相会。好，知道了。待我收拾攤兒。（收拾攤子，欲下。）

春　兰　你回来！你我相会何时？

卞　济　这？何时相会，我哪里曉得呀？

春　兰　据我想：必須二更时分。

卞　济　哦，二更时分。不錯，二更时分，路靜人稀。好！（又欲下。）

春　兰　你再給我回来！

卞　济　桃花村口，二更时分，我都記下了。

春　兰　黑夜之間，以何为号，你知道嗎？

卞　济　这？我不曉得呀！

春　兰　你可忙什么的。告訴你吧：二更时分，休問来人，只听拍掌为号。

卞　济　哦，二更时分，休問来人，只听拍掌为号。記下了，記下了！（又欲行。）

春　兰　你再給我回来！

卞　济　哎呀，春兰姐呀！你还有什么言語，痛痛快快的告訴我吧！

春　兰　咳！先生哪！（唱流水）

非是我囑咐叮嚀把話来講，
只怪你呆头呆脑慌慌張張。
今夜晚非比那西厢待月，
你謹隄防！莫輕狂！
关系你患难鴛鴦永宿在池塘。
已然錯請生波浪，
怎能够粗心大意再荒唐。
鼓打二更准时往，
桃花村口莫徬徨。
不要高声也不要嚷
你必須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不但仔細听，你还要仔細想，
是不是有人拍巴掌。
响一声，你还一掌，

响两声，凑近身旁。

倘若是你响他也响，

那就是来了我西厢带路的小紅娘。

你把我当作諸葛亮，

听我的吩咐上战場。

你可記着啦！（下。）

卞　济　小生記下了！（唱摇板）

好一个春兰姐精明爽朗，

配良緣永不忘这寄柬紅娘。（下。）

第　七　場

〔刘玉燕上。

刘玉燕　（唱西皮摇板）

眼望村口东西道，

心有怀人上下潮。

〔春兰上。

春　兰　为了我們小姐的事情，綉房跑到渡仙桥，渡仙桥跑回綉房，跑的我这两条腿，都那么酸不溜丢嗒！我可得歇会兒，哎喲！（長出一口气。）

刘玉燕　外面何人？

春　兰　連我的語声，您都听不出来啦。

刘玉燕　啊！春兰，回来了。

春　兰　我回来啦！

刘玉燕　春兰，怎么不进来？

春　兰　进来？进来，我也是站着，与其里边站着，不如在外边站着。

刘玉燕　你为我，多有辛苦，坐坐何妨呢？

〔春兰随說随进屋。

春　兰　哦，坐坐何妨，小姐，那我可就不謝座啦，哎喲！（坐。）

刘玉燕　啊，春兰，可曾見着卞生？講些什么？

春　兰　您叫我喘喘气兒。

刘玉燕　啊！春兰——

春　兰　（思索）兒哪，倒是見着啦！是我把小霸王周通之事，对他一說，哪知这个書呆子，一言不發，就往渡仙桥下，噗通这么一声……

刘玉燕　作什么？

春　兰　他……他可就投河而死啦！

刘玉燕　你待怎講？

春　兰　投河而死！

刘玉燕　哎呀，我刘玉燕好命苦啊……（哭。）

春　兰　（自語）他們俩倒是一个庙里排出来的。看他二人情深意重，我可得成全他們的好事。

刘玉燕　喂呀……（哭。）

春　兰　小姐，小姐。您別哭！我誆着您玩兒哪！他沒死。

刘玉燕　哦！他不曾尋死？

春　兰　不但沒有死，他还答应私入綉楼哪？

刘玉燕　与我会面？

春　兰　您痛快啦吧！

刘玉燕　但不知怎样到此？

春　兰　我叫他男扮女装。

刘玉燕　倒也周全。只是他的头上？

春　兰　戴您的。

刘玉燕　身上？

春　兰　穿您的。

刘玉燕　足下？

春　兰　这脚底下呀！这可就麻煩啦，他的脚大，您的脚小，必須得赶做一双鞋。

刘玉燕　这如何凑手？

春　兰　有手就成。您瞧天还早着喏哪，您做帮兒，我納底兒，只要功夫到，何愁一双鞋。

刘玉燕　我們哪里去做？

春　兰　必須瞞过安人，咱們楼上去做。

刘玉燕　春兰，带路。

春　兰　是啦。

〔“小开门”。上楼。

〔刘玉燕剪裁，春兰搓麻繩。

刘玉燕　（唱南梆子）

拈綉針理絨綫心馳意远，

春　兰　（接唱）

今夜晚比不得往日安閑。

刘玉燕 （接唱）

这才是人未到足迹先見，

春　兰 （接唱）

手按在鞋兒上心在那边。

〔刘夫人上。

刘夫人 （唱西皮搖板）

意外風云心情乱，（上楼）

且把女兒劝一番。

春兰！小姐做什么呢？

〔春兰急忙迎出。

春　兰 小姐跟我在这兒做活哪。

刘夫人 夜已深了，还做什么活計呀？

春　兰 小姐心中煩悶，故而作活消遣。

刘夫人 原来如此。啊，玉燕。

刘玉燕 母亲。

刘夫人 你爹爹已到衙中告状，我也在菩薩面前叩头祷告，保佑我家。諒那周通，不敢强娶。兒啊，但放寬心，安歇了吧！

刘玉燕 女兒遵命。

刘夫人 快快安歇了吧。（隨說隨走。）

春　兰 是啦。您哪走啦，我不送啦。

刘夫人 春兰，将灯熄了，安歇了吧。（下。）

春　兰 知道啦！三言两語，把老夫人支吾走啦，这才

是好老太太哪，（說着，向椅上坐下，不防錐子扎着了腿）

哎呦，我的媽啊！

刘玉燕　怎么样了？

春　兰　扎了我的腿啦！

〔刘玉燕替春兰揉腿。

刘玉燕　仔細了，仔細了。

〔一更。

春　兰　不要紧的，咱們快做吧。

刘玉燕　春兰。

春　兰　小姐。

刘玉燕　你眞是我的……

春　兰　什么？

刘玉燕　知心的賢妹啊！

春　兰　我可担当不起。

刘玉燕　（唱流水）

說什么賢妹不敢当，

你对我一片热心腸。

父母虽然疼兒女，

怎能把心底話兒一句一句說与高堂。

幸有賢妹能体諒，

你为我，解愁腸，

你为我，运智囊；

你为我，渡仙桥跑来跑去跑回綉房。

感动我心情无話講，

叫一声賢妹也应当。

春　兰　小姐呀！（接唱流水）

这話兒似春風拂煦心上，

倒叫我一陣陣慚愧彷徨。

我只为小姐終身想，

怎能够彩鳳随鴉配鸞凰。

常言道車陷泥中推一掌，

前途无限是康庄。

倘若是小姐得遂望，

春兰也有这一場。

与人方便自已也方便，

到后来我的婚姻事还要請你帮忙。

刘玉燕　好哇！（唱搖板）

看不出賢妹你这般豪爽，

称得起俠义的胸襟女中孟嘗。

刘夫人　（内）春兰！

〔春兰忙吹灭了灯。

春　兰　什么事啊？老安人！

刘夫人　你們睡了无有啊？

春　兰　刚睡着，又把我們叫醒啦。

刘夫人　快快安歇了吧。

春　兰　知道啦。

〔春兰收拾了衣服包袱，与刘玉燕耳語，玉燕开門，春兰出門。玉燕又向春兰耳語，玉燕下。

〔春兰下楼，慌忙跑下。

〔二更。

〔原場。

〔卞济上，东張西望，心情不定。

〔春兰上。

〔两人互相拍掌。

〔随着掌声，漸漸走近。

春　兰　你是誰？

卞　济　小生卞济。你可是春兰姐？

春　兰　是我。

卞　济　衣服带来无有？

春　兰　都带来啦。

卞　济　待我改扮。

春　兰　慢吼，此处不妥。

卞　济　哪里穿戴？

春　兰　我們門口有个場房，去到那里穿戴。

卞　济　好。

春　兰　随我来。

〔春兰引卞济下。

第　八　場

〔四嘍兵、两头目引周通上。

周　通　（唱“耍孩兒”）

作新郎，

娶新娘，

吹吹打打朝前往，

娶到山寨拜华堂。

哈哈……

〔众同下。

第　九　場

〔刘荣从衙門回来。卞济已然扮好女裝，由春兰引上与刘荣相遇。

春　兰　誰？

刘　荣　我。春兰！黑更半夜的，你又干嗎去啦？

春　兰　你先別問我，我問問你：黑更半夜的，你又干嗎去啦？

刘　荣　我跟員外进城。員外还在衙門里哪，他老人家不放心，叫我先回来瞧瞧。

春　兰　（机警地）还是的，員外不放心家里，家里也不放心員外。我奉小姐之命，出来看看，員外爷回来沒有。

刘　荣　不对，不对，你身后怎么跟着个人？

春　兰　誰？

刘　荣　那个女人！

春　兰　噢！那个女人呀，他是卞……

刘　荣　变什么？

春　兰　卞，卞，卞……咳！好好的人，怎么会是变的？他是西村的卞婆子！

刘　荣　卞婆子？不对，不对，黑更半夜的，她上这兒干嗎来啦？啊？

春　兰　啊，啊，啊……哦，(思索得計)你問他呀！

刘　荣　啊！

春　兰　啊！說出来叫你羞愧难当。

刘　荣　我怎么招着她啦？

春　兰　皆因你糊里糊塗錯講周通，鬧得我們家宅不安。那周通一口咬定，今夜抬人，小姐聞得此言，就要尋死，老夫人解劝半天，才得回心轉意。如今員外告状未归，吉凶祸福还在两可。老夫人把小姐的安全，托付于我。我是个小孩子，又是嘀咕，又是害怕，为此去找西村卞婆，前来作伴。事情是你作的，叫我們跟着担心害怕。你还說哪？你还問哪？哎呦，可惜你这們大岁数，叫我說你什么好哇，你眞是个老糊塗！

刘　荣　得啦！得啦！我說錯啦，我問錯啦，我也打听錯啦！您饒了我吧，我的姑奶奶！(下。)

卞　济　哎呀！吓煞我也！多亏你随机应变，才将他瞞过去了。

春　兰　哼！要沒有个三面風，四門斗嗒，还敢玩这个花狐蛸嗎？我的卞相公！

卞　济　我眞眞的服了你了。

春　兰　别說啦，快快随我来。

〔春兰引卞济圓場。

卞　济　到了无有？

春　兰　到啦，到啦。

卞　济　待我上楼。

春　兰　慢吼！别忙。等我上楼瞧瞧，老夫人在楼上沒有。

卞　济　老夫人若在楼上呢？

春　兰　老夫人若在楼上，我就咳嗽一声，你赶緊藏躲起来，少时再会。

卞　济　我在哪里等候？

春　兰　你可得找个严密的地方。（四望）有咧，那旁有个太湖山石，你且站在太湖石后。倘若有人問你，你就說是西村的卞婆子，給小姐作伴来啦。

卞　济　是，是，是。

春　兰　你可記着啦！

卞　济　記下了，記下了。

〔卞济藏在石后，春兰上楼。

〔刘玉燕上。

刘玉燕　怎么，春兰去了許久，还不回来，眞眞急煞人也。

春　兰　小姐您别着急，說回来，我就回来嘍。

刘玉燕　啊，賢妹，卞生可曾来到？

春　兰　請来啦，請来啦。

刘玉燕　怎不引他上楼？事到如今，你还弄什么乖巧？

春　兰　你瞧啊，人家跑前跑后，一腔子热血替您办事，倒落了乖巧二字啦！

刘玉燕　不是喲。事已紧急，迟延不得了。

春　兰　話虽如此，可也得謹愼留神啊。我問問您：我走的时候？

刘玉燕　楼上只我一人。

春　兰　回来哪？

刘玉燕　还是我一人在此等候。

春　兰　您在楼上，您自己知道。我出去这么半天，我知道老夫人不上楼嗎？

刘玉燕　这？

春　兰　万一老夫人也在楼上，那不是糟了嗎？

刘玉燕　这个……

春　兰　虽然稍微耽誤点兒工夫，总比功敗垂成，强的多吧！

刘玉燕　賢妹說得有理。

春　兰　有理，有理，还得累我自己。您等着，我給您請人去。

刘玉燕　有劳賢妹。（拜。）

春　兰　您瞧，这倒鬧得怪不得的。您要是这們施礼施礼的，倒叫我沉不住气啦，我的小姐！

刘玉燕　頑皮的丫头。

〔春兰下楼，走近太湖石边，看見卞济規規矩矩的在

那里站着。

春　兰　（自語）他倒挺規矩，等我吓唬吓唬他，看他可有胆量。（学老夫人口气）啊嘟！那一女子，你是何人？

卞　济　我是西村的卞婆兒。

春　兰　来到我家作甚？

卞　济　与小姐作伴。

春　兰　（自語）成，有胆子。（又向卞济）既然前来作伴，为何不上綉楼？

卞　济　这……小姐尙未呼喚，不敢上楼。

春　兰　这就不对了！既然小姐喚你前来，哪有不来呼喚之理，看你吞吞吐吐，不男不女，定不是好人。来人哪！快把他送到当官治罪！

卞　济　哎呀！老夫人哪！小生一时大胆，老夫人恕罪吧！老夫人恕罪吧！（叩头。）

春　兰　别害怕，别害怕，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誰？

〔卞济抬起头来，与春兰打了个照面。

春　兰　們兒！

卞　济　哎呀，原来是你！吓了我一身冷汗！

春　兰　我試試你的胆量如何？

卞　济　怎么样？

春　兰　不怎么样。

卞　济　老夫人可在楼上？

春　兰　未在楼上，快快随我来。

〔春兰引卞济上楼。

春　兰　小姐，来啦，来啦。（按卞济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刘玉燕与卞济相对无言。

春　兰　你們俩說話呀！好容易見了面，倒是把各人的心事說說呀！說喲！怎么不說呀！（轉念，会意）咳！我这是怎么啦，我在这兒，人家怎么好說話呀！我得躲躲兒——啊，卞相公，您这兒說話，我給您沏茶去。

〔春兰偷看，窃笑下。

卞　济　（假作呼唤）春兰姐，春兰姐，（无人应声，轉面对刘玉燕）小姐呀！（唱搖板）

蒙小姐賦同心五中銘感，
又誰知錯中錯陡起波瀾。
到如今善后事悉听尊便，
生与死隨小姐永伴身边。

刘玉燕　卞郎啊！（唱二六）

說什么生与死永伴身边，
如花眷怎辜負这似水流年。
縱然是同命鳥多灾多难，（轉快板）
此心耿耿金石坚。
今日相会无別念，
我与你，学一个，鳶飞在天魚跃于淵。
便到那天涯海角也不远，

作一对三春燕子我們自在翩躚。

卞　济　好哇！（唱搖板）

你是紅拂有慧眼，

小生怎能負良緣。

〔起"啞笛"，轉"花梆子"。

〔春兰急上。

春　兰　小姐！小姐！了不得啦！老夫人上楼来啦！

卞　济　哎呀

刘玉燕　这便如何是好？

春　兰　别害怕，咱們把他先藏起来。

〔推卞济入帳子。

〔刘夫人急上。

刘夫人　哎呀兒啊！周通迎娶来了！你爹爹尚未回来，快快随娘开了后花园門，去到东邻藏躲。

刘玉燕　哎呀！

刘夫人　（拉刘玉燕）不要怕，快快随娘来呀！

〔刘夫人拉刘玉燕下。

春　兰　（向帳內）你可藏好了，我回头就来。

刘夫人　（內）春兰，快快来呀！

春　兰　啊！来啦，来啦。——你可藏好啦！——来啦，来啦，——你可藏好啦！（急下。）

〔吹打，周通、众嘍兵、二头目同上。

周　通　啊？来到他家，为何关了大門，无人迎接？上前叫門！

头　目　开門！开門！二大王来啦！（无人应声）回寨主，无人应声。

周　通　豈有此理，打了进去。

〔众打开大門，入内。

〔刘荣急上。

刘　荣　哎哟，搶人来嘍！（才要走开。）

周　通　站下！我来問你：你家員外为何不来迎接于俺？

刘　荣　我家員外，他……他进城啦！

周　通　安人、小姐呢？

刘　荣　安歇啦。

周　通　哈哈！她們倒太平无事了。哎呀且住！看此情景，分明是要笑于俺！俺周通豈是好惹的！——嘍囉們！搶！

众　　　啊。

〔乱鍾。众搜索。

众　　　并无小姐踪影。

周　通　上楼搜来！

〔众上楼。

卞　济　（在帳内）春兰姐，快来救我一救！

周　通　帳内正是小姐，搶入花轎，搭了走！

〔众搶卞济入轎下。

〔刘荣溜上。

刘　荣　哟，你眞給搶走啦！

周　通　老头兒！今晚拜了花烛，明日拜見岳父岳母。哈哈！哈哈！啊哈……走！（下。）

刘　荣　得！这門子亲戚作定啦！

〔两公差揚眉吐气地走上，刘德明随上。

公差乙　刘老头兒，你不用害怕！都有我們哥兒俩哪。桃花山！杏兒山也得講理！

刘德明　是，是，是。

刘　荣　員外爷，您可回来啦。

刘德明　回来了。周通来了无有？

刘　荣　周通走啦！

〔公差乙扯着刘德明。

公差乙　怎么样？我們哥兒俩威名在外，周通听見点兒風声，立刻就吓跑啦！

刘　荣　跑是跑啦，把小姐也搶跑啦！

刘德明　怎么？他把小姐搶得去了！哎呀，二位呀！小老兒只有此女，焉能配与强人，請二位速速赶上，救回小女要紧。

公差甲　怎么吼？你叫我們哥兒俩，速速赶上周通，救回你家小姐嗎？

刘德明　是，是，是，小老兒感恩非淺。

公差甲　嘿！刘老头兒！刘老头兒！我給你开心丸兒，你怎么回敬要命湯啊！不是我說你，可惜你这么大的岁数，怎么不懂事啊？

公差乙　是啊，你从衙門里把我們哥兒俩鼓搗来，县太

爷也曾吩咐：此来，原为給你們两家調解説和。說得开，两全其美；說不开，干脆叫周通抬人。你想：他是桃花山上的二寨主；不用說是你把他錯請来的，就是他搶，誰也管不了哇。

刘德明　二位的威風哪里去了？

公差乙　威風啊，不見周通，八面威風；見了周通，无影无踪。

刘德明　待我再去县衙，告他一状。

公差乙　你趁早兒別去，去也不行。

刘德明　难道父母官兒，就不与百姓作主么？

公差甲　嘿！可不是我說你，可惜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懂事呀！

公差乙　是啊。我們县太爷，管的是賭徒醉汉，打架斗毆，桃花山的事情，不用說我們县太爷，就是州官府尹，他也管不了！

刘德明　难道我这場寃枉，就无处申訴么？

公差乙　这是你命該如此。你往开了想，干脆，跟山大王走亲戚就得啦嗎。

刘德明　咳！为官不与民做主，百姓只得甘受苦。既然如此，二位請便吧！（一边說，一边走。）

公差甲　嗳，嗳，嗳，你回来。你說請便吧，請便吧，你这是叫我們走啊！

刘德明　有劳二位，我这里謝謝了。

公差甲　嘿！可不是我又說你，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

懂事啊？

公差乙　可也是啊，黑更半夜的，我們哥兒倆，从县衙来到你家，深一脚，淺一脚，跑坏了一双靴子，好儿大两，就这么白白的請便嗎？

刘德明　哦，哦，哦，我明白了。（取銀）二位，这里有紋銀二两，权作一茶之敬。

公差甲　怎么哦！这是打發我們哥兒倆的嗎？嘿！可不是我們又說你，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懂事啊？

公差乙　可也是啊！您想想：幸亏此来，沒碰上小霸王周通；要是碰上小霸王周通，万一言語不合，就有性命之憂；你这二两銀子，能买我們两条人命嗎？

刘德明　莫非嫌輕？

公差乙　輕不輕，自然有个定盘星。

刘德明　（又取銀）也罢，这里有十两紋銀，奉与二位就是。

公差甲　（目視公差乙）十两？

公差乙　（冷笑）嘿……你这个門戶，就值十两嗎？

公差甲　可不是我又說你，你这个年紀，你这个門戶……

公差乙　可說的是哪，你这个門戶，你这个岁数，出了这門档子逆事，多亏我們哥兒俩一来。嘿！总算平安无事啦吧！十两銀子，就要打發一走，咱們天地良心哪！

刘德明　咳！（“五击头”，念）

空到衙中走一番，空去空回添麻煩。

花去紋銀七十两——

公差乙　你别这么說，七十两銀子，是你孝敬县太爷的，我們哥兒俩，至少也得……

刘德明　嘍呀！（取銀，接念）

三十两奉上多包涵。

公差甲　怎么样？

公差乙　凑合啦！刘老头兒，錢不叫你白花；叫你長点見識。这叫作：（念）

棺材里伸出一只手，

公差甲　（念）請神容易送神难。

公差乙　伙計，这回我得来二十两吧？

公差甲　什么二十两啊，一人十五！

〔公差甲、乙下。

〔春兰偷偷地走上，查看动靜，見周通已去。

春　兰　（向內呼喚）老夫人！桃花山的人都走啦！員外爷也回来啦！

刘夫人　（內）这就好了，女兒快快来吧。

〔刘夫人拉刘玉燕上。

刘夫人　老爷回来了。

刘玉燕　爹爹回来了。

〔刘德明看見玉燕，大惊。

刘德明　啊！刘荣言道：女兒已被周通搶去，为何还在？

刘夫人　这个……

春　兰　誰說的？

刘德明　刘荣講的。

春　兰　刘荣，你說周通把小姐搶去，可是你亲眼得見？

刘　荣　那沒錯兒呀，亲眼得見。

春　兰　打哪兒搶走的？

刘　荣　从小姐的綉楼里搜出来，装在轎子里搭走啦！

春　兰　未必吧！

刘　荣　一点錯兒也沒有。临行之时，那周通对我言道：請員外不必駭怕，今夜拜了花烛，明兒个还来拜見老丈人哪。

春　兰　这个……

刘　荣　莫非把卞婆子搶走啦？

刘德明　哪个卞婆？哪个卞婆？

春　兰　（惊慌失措，脫口而出）哎喲！哪有卞婆子？他把卞济卞相公搶去啦！

刘玉燕　哎呀！（昏倒。）

刘夫人　啊！女兒！女兒！——春兰，快快扶到綉房。

〔刘夫人、春兰扶刘玉燕下。

刘　荣　这又是怎么回事兒啊？

刘德明　（叫头）哎呀且住。春兰失口言道：周通錯把卞济搶去，莫非卞济私入綉楼不成。——春兰快来，

春兰快来！

春　兰　（内）来啦，来啦！

〔春兰跑上。

春　兰　員外爷，您别着急，小姐緩醒过来啦。

刘德明　嘟！大胆春兰，背着我二老，与小姐作下什么曖昧之事？还不从实講来！

春　兰　沒作什么曖昧之事啊！

刘德明　你明明言道：周通錯把卞济搶去，那卞济为何藏在小姐的綉樓？

春　兰　这！（叫头）哎呀老爷呀！事到如今，我也隐瞞不得啦，只因刘荣錯請周通，小姐一聞此言，就要自寻短見。是我再三阻拦。她言道：她一心只爱卞济，若不成此良緣，甘心一死。那时春兰，一时拙見，私到渡仙桥，命卞济改扮女子模样，引他上了綉樓，实指望面見小姐，共圖个万全之計。不想就在此时，周通前来迎娶，老夫人慌忙上樓，把小姐带到东邻藏躲，我把卞济藏在罗帳之內。哪知这位魯莽的大王爷，就把卞济搶走啦！事情是我办的，我敢以性命担保，小姐与卞济并无曖昧之事。話已說明，我还是瞧我們小姐去要紧。（急下。）

刘德明　（長嘆一声）咳！（念）

万般皆有命，女兒犯灾星。

强人不講理，官府又无能。

刘　荣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刘德明　此事坏在你的身上。咳！（下。）

〔刘荣下。

第　十　場

〔“小开門”。周通亲搀卞济，卞济搭盖头上，李忠随上。

李　忠　恭喜賀喜，花烛大吉，賢弟安歇，愚兄去了。

周　通　大哥你不要走，陪伴于我。

李　忠　洞房花烛，愚兄焉能陪伴于你。

周　通　咱弟兄不講那些俗礼。

李　忠　笑話了，这是你山中成亲，愚兄送入洞房；倘若你山下入贅，愚兄去也不能前去呢。

周　通　哦，还有这样的規矩？啊，大哥！何为入贅？

李　忠　你若在岳家成亲，即为入贅。

周　通　哦！岳家成亲，即为入贅？

李　忠　正是。

周　通　原来如此。啊，大哥，明日乃大哥四十寿辰，我与你家新弟妹一同与大哥拜寿，作一个双喜临門。

李　忠　好。明日要大大的热鬧一回。

周　通　只是咱在花田之上，为了婚姻把那張寿星圖兒就忘了取回了哦。

〔卞济始終偏促不安。听周通說出寿星圖兒，覚得是

个机会，急忙搭話。

卞　济　哎呀，大王啊！你那張寿星圖兒我与你已然画好了。

〔李忠、周通聞言一惊。

李　忠
周　通　（同时）啊！你是何人？

卞　济　（自己揭了蓋头）我我……就是渡仙桥边卖画之人。你你……把我錯抬来了！

周　通　待我看来。（看）哎呀，吼，吼，吼……（叫头）呔！你不在桥边卖画，竟敢混入刘家綉楼戏耍于我，休走看劍！（抽劍欲砍。）

〔乱鍾，卞济藏躲，李忠拦住。

卞　济　哎呀，大王饒命，大王饒命啊！

〔周通又要杀卞济，卞济惊慌藏躲，李忠拦住周通。

李　忠　賢弟，是非真假，問个明白，再杀不迟。

周　通　你去問他！

李　忠　呔！那一汉子，你为何男扮女装，混入刘家綉楼，說了真情便罢，如若不然，劍下作鬼。

卞　济　哎呀，大王啊！（唱快板）

卞济卖画江湖上，

刘家小姐选才郎。

将我隐藏紅罗帳，

你把我錯娶錯抬当新娘。

周　通　（叫头）住了！分明刘家小姐，选中于我。如今

后悔不及，行此詭計，俺自有道理。——嘍囉的！

〔四嘍兵应上。

周　通　备馬，备馬！

李　忠　哪里去？

周　通　再到刘家，抬娶新人。

李　忠　婚姻之事必須两家情愿，不可强夺强娶。你若再去，只怕又生差錯。

周　通　大哥，俺此番前去，一不搶，二不夺，約定日期前去入贅，看他怎样欺騙于我。——嘍囉的！带馬，带馬，带馬！

李　忠　使不得，使不得。

周　通　大哥，你太小心了！（下。）

〔四嘍兵随周通下。

李　忠　哎呀，阴錯阳差，害了賢弟了！

卞　济　咳！阴錯阳差，也害了我卞济了！

李　忠　卞济，你方才講的可是实言？

卞　济　性命相关，怎敢欺騙，望大王开一綫之恩，放我下山去吧。

李　忠　好。念你穷途落魄担此虛惊，我贈你盘費銀两，下山去吧！（付銀。）

卞　济　多謝大王。

〔“扫头”，李忠下。

卞　济　咳！羞煞人也！（下。）

第十一場

魯智深 （内）阿弥陀佛！

〔"快長錘"。魯智深揹禪杖上。

魯智深 （唱西皮搖板）

离却了五台山东京路上，（接唱快板）

回首山林梦一場。

拜佛念經糊塗賬，

清規挡不住把酒肉嚐。

虽然出家当和尚，

改变了面目未改心腸。

某当年虽然把祸闖，

祸再惹某某承当。

展开了胸怀豪气万丈，

大英雄胆包天四海名揚。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長。只因吃酒带醉，打坏山門，大鬧經堂，那些无知的小和尚，容不得洒家。好个仁慈的長老，并未曾加罪于俺，反賜書信一封，叫俺投奔东京大相国寺。临行之时又贈俺十两銀子，再三囑咐，一路之上不可飲酒吃肉。話是說了，嘿嘿，想这十两銀子带在洒家身旁，除了飲酒食肉，有什么用处！俺就領了师父的盛情，是这样行一里，吃一里；走一程，喝一程；吃到今天，也

有半月光景。看小桥流水，柳綠桃紅，好一派烟春景致也！（唱搖板）

三月天气春風蕩，

桃紅柳綠菜花黃。

一路行来心欢暢——

〔“扫头”。卞济急上，慌忙撞着魯智深，卞济跌倒。

魯智深　呃！你这人慌張走路，不曾跌坏了啊？

卞　济　不曾跌着；不曾跌着，不曾跌着。

〔魯智深發現卞济，身上穿着女子衣服，头上戴着花朶，心中生疑。

魯智深　啊，你为何头戴花朶，（鑼）身穿女衫（鑼），不男不女，是何道理？

卞　济　这个……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哪。（摸着头上花朶，急忙取下。）

魯智深　回来！你这人女子的打扮，行走慌張。我看你呀，非奸即盜！我劝你講了实情便罢，如若不然，洒家的禅杖豈能放你过去，你要快快的講来呀！

卞　济　哎呀，师……付啊！（唱搖板）

师付慈悲容我講。

魯智深　洒家叫你講，哪个叫你哭，你要講啊，你要快快的講来呀！

卞　济　（接唱快板）

姓卞名济住襄阳；

穷途浪迹江湖上，
渡仙桥边遇紅妆。
刘家女选才郎，
錯請周通賊强梁；
小生改成女子样，
他錯搶錯娶当了新娘。
桃花山，将我放，
那周通二次前去鬧花堂。
望求师付多鉴諒，
我卞济无辜遭祸殃。

魯智深　呀！（唱散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原来他是遇难人；
事从两来必須問——

有了。（接唱）

我同他到桃花村問个分明。

（叫头）卞济，你这一面之詞，洒家难以相信。也罢，俺且随你同往桃花村，面見刘員外，問个明白，若眞有此事，洒家非但与你們除暴安良，还要成全你两家的亲事，話不多講，快快随我走！

卞　济　（叫头）哎呀师付啊！小生与刘家小姐，名分未定，豈能去見員外。想小生幼讀聖賢之書，粗知礼义，事关閨閣名节，怎能信口胡言。师付只管去問，若有一字虛謊，你到渡仙桥边三元客店，寻我

開罪。此乃小生肺腑之言，天地共鉴，望师付諒情一二。

魯智深　吼，吼，吼！好君子啊！（"望家乡"唱快板）

　　衷心話兒对我講，

　　真誠打动了某心腸。

　　俺此时去把那桃花村往，

　　你回到店中莫再徬徨！

　　洒家自有翻天掌，

　　我保你枯木逢春鸞鳳成儔即刻拜华堂。

　　店中等候，你把寬心来放——

　　俺一生抱不平除暴安良。

請！等候了！

〔二人分下。

第十二場

〔"越恁好"牌子。刘荣上。

〔魯智深"五击头"上。

魯智深　（看）唔呼呀！看这戶人家，悬灯結采，莫非就是刘員外的家中，（思索）向前問过。——呃！那一老者，此地可是桃花村？

刘　荣　不錯，桃花村。

魯智深　可是刘員外的家中？

刘　荣　对，对，对。刘德明刘員外是这兒啊。

鲁智深　好啊，快去与我通报一声，洒家有要事与他言講。

刘　荣　不成不成。

鲁智深　怎么？

刘　荣　今兒个我們这兒，新姑老爷入贅，您一个和尚跑喜堂里去，那多彆扭啊。

鲁智深　快去与俺通报，洒家有要事对他言講，快去，快去！

刘　荣　您有要事不行，我們有喜事啊，您不能去，改天見吧。

鲁智深　啊？有喜事？

刘　荣　对啦，有喜事；新姑老爷入贅嗎！

鲁智深　分明是寃孽之事，你家員外心中煩悶，怎么，你还說是喜事呀？

刘　荣　对呀，虽然說喜事，我們員外心里可挺彆扭。嘿，这和尚眞有两下子！

鲁智深　哎呀呀，这桃花村內好大的煞气呀！我乃活佛下世，特来与你們分解分解，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刘　荣　哎呀了不得啦，活佛来啦！我快給言語一声。有請員外，安人。

鲁智深　俺正好見机而行便了。

〔刘德明、刘夫人同上。

刘德明　刘荣何事？

刘　荣　外面来了一个和尚，要見您哪。

刘德明　待我看来。

魯智深　阿弥陀佛！

刘德明　哦，原来是位長老。要見老汉，有何話講？

魯智深　洒家乃是远方来的，行到此处，睜开慧眼一看，只見这桃花村內怨气冲天，定有寃孽之事，洒家特来为你們分解分解。哎呀呀，阿弥陀佛！

刘夫人　啊員外，活佛来解救我家灾难，这是我平日拜佛念經的好处啊。

刘德明　哎呀！阿弥陀佛，長老請到里面。

魯智深　施主前面引路。

刘夫人　快快带路前厅。

刘　荣　是。

〔圓場。

〔魯智深假作四处观望。

魯智深　唔呼呀！你看：(念)

怨气滿前厅，冲了丧門星，

一樁寃枉事，应在綉楼中。

刘夫人　哎呀，員外呀！我家的事兒，活佛都知道了！

刘德明　哎呀，灵得很，灵得很。活佛請講請講。

魯智深　嘿嘿，洒家慧眼通天；能掐会算，你家的事情洒家是一算尽知。

刘德明
刘夫人　好，好，請活佛算来。

魯智深　待洒家算来！（唱西皮倒板）

我这里假意兒裝模作样，

刘夫人　刘荣，快快預备斋飯！

刘　荣　是，是，是。

魯智深　回来，回来，你們預备是葷斋是素斋？

刘夫人　自然是素斋呀。

魯智深　呃，洒家修心不修口，我爱吃大罈的酒、大塊的肉。

刘德明　好，好，好，快取酒肉前来！

〔刘荣下。

魯智深　造化你們了！

〔刘荣取酒肉上。

魯智深　啊哈哈哈……（接唱原板）

且听我把前后事細說端詳。

〔刘德明請魯智深入座。

〔"小拉子"，刘荣斟酒，魯智深飲酒。

刘夫人　請活佛算来。

魯智深　待我算来！（接唱原板）

你二人有一女膝前奉养，

刘德明　是啊！我夫妻只有一女呀。

魯智深　（接唱原板）

为婚姻惹下了意外的灾殃。

刘夫人　是啊。正为她婚姻之事，惹得一場灾难。

魯智深　（接唱原板）

在花田选佳婿得遂願望，

又誰知錯請来一位魔王。

刘德明　正是，正是。这魔王好厉害呀！

魯智深　无妨，洒家有佛法。斟上，斟上！（飲酒）干，造化你們了！（接唱原板）

那魔王就住在桃花山上，

刘德明　正是，正是。他就是桃花山的小霸王……

魯智深　周通啊！（接唱原板）

昨夜晚錯搶了假扮的婆娘。

刘夫人　哎呀呀！这隐密的事兒，活佛都知道了，快快跪下求求吧！

〔刘夫人、刘德明双双跪倒。

魯智深　不要如此，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接唱原板）

因此上那周通又来言講，（轉快板）

他言說今夜晚要入洞房。

似这等寃孽事可有虛謊？

因此上到你家解救你禍殃。

刘德明　哦！（唱搖板）

果然是活佛从天降，

刘夫人　（接唱）

救苦救难到我庄。

刘德明　（接唱）

大發慈悲来保障，

〔刘夫人、刘德明又跪倒。

刘夫人
刘德明 （同唱"哭头"）

活佛，菩薩呀……

魯智深 起来，起来！（拉起刘德明夫妇，接唱摇板）

你二老免悲伤我自有主張。

你二老不必悲伤，洒家原为解救你們的祸事而来。

刘夫人 多謝活佛。

刘德明 請問活佛怎样施展法力？小老兒也好准备。

魯智深 小小周通用的什么法力！待洒家藏在洞房之中，那周通若是前来，你們对他說道，我們此地的乡風，必須先入洞房，后拜华堂。等那周通进入洞房之后，洒家就念起一部眞經，我就这样咪囉嚤囉的說上一陣，管叫他邪念全消，也就放下这門亲事了。

刘德明 （有些怀疑）哎呀，那周通厉害得很，活佛念經，只怕……

刘夫人 嗳！活佛眞經，百念百灵哪。

魯智深 着啊，洒家的眞經灵得很哪。

刘德明 哦，哦，哦。灵得很！灵得很！

魯智深 快快带路洞房。

刘 荣 是嘍！越来越新鲜，和尙入了洞房咧！

〔"小开門"圓場。

〔春兰跑上，看見魯智深，大吃一惊。

春 兰 哎喲！愈来愈错，和尙也入洞房啦！

刘德明 休得胡言。此乃活佛，前来搭救小姐。快快的向前磕头！

春　兰　磕头容易，我可得問明白他。——我說这位活佛，你怎么搭救我們小姐呀？

魯智深　洒家会念眞經，能劝周通放弃邪念，退了这門亲事。

春　兰　那敢情好啦。可是我們小姐的那个卞……

魯智深　卞济！

春　兰　是啊，叫周通給搶去啦。

魯智深　无妨，事到其間，我一变就到。

春　兰　呦，那敢情好啦，快叫我們小姐去。

〔春兰下，拉刘玉燕上。

刘夫人　快快謝过活佛。

〔春兰拉着刘玉燕与魯智深叩头。

刘玉燕　多謝活佛！

魯智深　阿弥陀佛。起来，起来！——啊，員外快将你的女兒藏躲好了。

刘德明　是，是，是。

刘德明
刘夫人　女兒，随我来。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刘德明、刘夫人引刘玉燕、春兰同下。刘荣随下。

〔起喜乐牌子，由强漸弱。魯智深看見洞房中的一切設备，感到新奇。

〔牌子住。

魯智深　啊哈哈哈……哎呀妙哇！看这洞房之內，銷金紅帳，两旁放的俱是新娘子所用的东西，常言說得

好：老和尙看嫁妆，下世再見；嘿嘿，想不到我花和尙竟有此眼福，我看見这些个香艳之物，哎呀呀，眞是妙得紧哪！哎呀，少时那周通到来，洒家必須用好言相劝于他，他若听从，也免得伤了江湖上的和气；他若不从，洒家的鉄拳少不得要叫他……

（三鑼。举起拳头作打式。）

〔起“工尺上”。刘德明引周通上。

刘德明　賢婿請。

周　通　啊，岳父，請过来，請过来。

刘德明　何事啊？

周　通　啊，岳父，洞房之中为何无有灯亮？

刘德明　这是我們的乡風啊。

周　通　哦，这就是此地的乡風？

刘德明　哦，哦，哦，乡風，乡風。請了，請了。

〔刘德明一边支吾着周通，一边走下。

周　通　这个乡風可不怎样！得，我摸着黑兒进洞房吧。（入内）啊！小姐！小姐在哪里？

魯智深　（假作女子哭声）喂呀呀……

周　通　啊，小姐，你怎么哭起来了？不要啼哭，不要啼哭！想俺周通，有的是金銀財宝、綾羅綢緞，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想穿什么我就給你作什么，保你丰衣足食，你看怎么样？別哭啦！

魯智深　（假作女子声音）不是嗒！奴家为你担心哪！

周　通　你替我担的什么心哪？

魯智深　奴家的师父也曾說过：奴的終身，当配卞济。你如今强迫成亲，怒恼我家师父，你可惹不了他呀！

周　通　怎么吼？你还有个师父？

魯智深　啊！

周　通　你的师父，管的倒眞寬綽呀！

魯智深　嗯。

周　通　你师父他叫什么？他有什么能耐呀？

魯智深　你听了。

周　通　你說說。

魯智深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性情豪爽，除暴安良，你要相信，快出洞房；你要不信，叫你尝尝！（暗举拳头作打式。）

周　通　嘍，想俺在桃花山上，誰人不知，哪个不曉。漫說你的师父，就是你的师爷爷到了，我也得跟你成亲。

魯智深　怎么吼？你一定要成亲？

周　通　啊！

魯智深　好咧！脫了衣裳睡覚。

周　通　啊！这倒干脆！

（周通脫褶子，魯智深收拾俐落。

周　通　啊！小姐！洞房之中，怎么連个灯亮都无有？

魯智深　这是我們这兒的乡風。

周　通　啊！这就是乡風？

魯智深　啊！

周　通　我瞧不見你呀？

魯智深　别忙！摸着就睡。

周　通　摸着就睡？你在哪兒哪？

魯智深　我在这兒哪。

周　通　哪兒哪？

〔周通摸过去，魯智深打了周通一拳。

周　通　哎呦！哎呦！

魯智深　你碰了奴家的小拳头啦！

周　通　好嗎，我当是煤錘子哪！（又摸）啊，小姐！你在哪兒哪？

魯智深　这兒哪。

周　通　摸着就睡？

魯智深　啊！摸着就睡。

周　通　好咧！

〔周通又摸过去，碰着魯智深的肥大身体。

周　通　嚇！眞胖！

〔魯智深揪着了周通的胳膊。

魯智深　嘿嘿！眞胖！

〔魯智深用力按着周通。

周　通　（發覺情形不对）啊？什么人？

魯智深　我是你和尙爷爷！

周　通　（大惊）啊！（掙扎脫身。）

〔起打一番。

鲁智深　入洞房？

周　通　不入啦！

〔又起打一番。

鲁智深　睡覚吧！小仔！

周　通　我不睡啦！

〔又起打一番。

〔乱錘。

〔周通逃下。

〔刘德明惊慌上。

刘德明　哎呀师付啊！你将他暴打一頓，他回得山去，調来山寇，漫說是小老兒的性命，就是我們全村，也要遭祸非淺！

鲁智深　哎呀，員外呀！慢說是他小小的桃花山，就是千軍万馬，哪放在洒家的心上！待俺带了禅杖，赶上山去，打他个落花流水！（下。）

刘德明　师付仔細了。（下。）

第十三場

〔四嘍兵、李忠上。

李　忠　（念）賢弟任性不听劝，船到江心补漏难。

〔乱錘，周通上。

李　忠　賢弟你这是怎么样了？

周　通　哎呀，大哥呀！（“急三槍”牌子。）

李　忠　啊！有这等事。想这强迫成婚是你之过。只是那刘家庄，不該勾結凶僧，暗算于你。賢弟不必煩恼，俺与你报仇雪恨！

周　通　多謝大哥。

李　忠　嘍囉們！各带器械，一齐下山！

周　通　一齐下山！

〔众同下。

第十四場

〔魯智深下場门上。

〔四嘍兵、李忠、周通，上場門上。

魯智深　呔！你們哪个是周通？

周　通　大哥！就是这个胖和尚。你給我打他，打他！

李　忠　且慢！江湖路上好汉甚多，不要伤了自家人！

(叫头) 呔！那一僧人，快快通上名来！

魯智深　你且听道：

李　忠　講！

魯智深　(念) 当年也曾作提轄，打死郑屠出了家。

江湖人称花和尙，洒家眞名叫魯达！

李　忠　原来仁兄到了，小弟不知，多有冒犯！

魯智深　呃！你乃何人？

李　忠　小弟李忠在此。

魯智深　哦！你就是在渭州城与俺一同吃过酒的打虎将

李忠？

李　忠　正是。

魯智深　李賢弟？

李　忠　大哥！

魯智深　哎呀，幸会了啊哈哈哈……

李　忠　哈哈哈……

周　通　大哥，你过来，你过来，我叫他打得个烂酸梨似的，你不給我报仇，你怎么跟他叙起交情来啦？

李　忠　哎呀，賢弟！这就是愚兄常常称道的提轄魯达，还不上前見过！

周　通　哦，你就是魯达，魯大哥么？

魯智深　不敢，正是。

周　通　哎呦！我早知道您哪，我在洞房里头，就听您的話啦！

魯智深　愚兄也魯莽了啊哈哈哈……

周　通　惭愧！

魯智深　賢弟！你我既称江湖好汉，就該除暴安良，你今强占刘員外的女兒，是何道理？

周　通　此乃小弟之过，大哥訓教，弟件件依从就是。

魯智深　依愚兄相劝，退却了这門亲事。

周　通　小弟依从。

魯智深　只是你口說无憑。

周　通　大哥若是不信么，也罢！俺周通折箭为誓！

（折箭。）

魯智深　好汉子！二位賢弟！

李　忠
周　通　大哥。

魯智深　跟随愚兄，去往桃花村，一来退了这門亲事，二来成全他家小姐与卞济的婚姻，二位賢弟意下如何？

李　忠
周　通　就依大哥，——嘍囉們！

嘍　囉　啊！

李　忠
周　通　你等先回，我們去去就来。

嘍　囉　啊！（下。）

李　忠
周　通　大哥請哪！

魯智深　賢弟請哪，哈哈哈……

〔魯智深、李忠、周通，圓場。

〔刘德明、刘荣同上。

〔刘德明見魯智深与李忠、周通同来，以为他們是同伙，大吃一惊。

刘德明　哎呀！糟了，糟了！活佛救命！活佛救命！

魯智深　嘍！洒家为了你們婚姻之事，自有个公平了断哪。

刘德明　小老兒知罪！小老兒知罪！（又跪下。）

魯智深　你快快起来！（扶刘德明起来）請出你家小姐、安人！

刘德明　刘荣！快請夫人、小姐，快請夫人、小姐！

刘　荣　（自語）反正这門亲事作定啦！（下。）

刘德明　啊！三位大王！三位大王！婚姻之事，小老兒不敢不从！（又跪下。）

魯智深
周　通　（同）快快請起，快快請起。

李　忠　啊，員外！这就是三拳打死鎭关西的提轄魯达！俺李忠与他乃是故交，并非一伙。此番前来，一来打退周通婚姻之事，二来成全你家小姐的婚姻。老丈不必担惊害怕！

刘德明　活佛！是眞的么？

魯智深　焉能哄你！

刘德明　哎呀，原来如此。

〔刘荣引春兰、刘夫人上。

春　兰　員外！我們小姐說啦！至死也不嫁那位魯莽的大王爷呀！

刘德明　那周通与活佛乃是好朋友，他們前来非但退亲，而且还要成全我女兒的亲事啊。

刘夫人　哎呀呀！多謝活佛，多謝活佛！

魯智深　哈哈……不要謝了，不要謝了。

刘夫人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春　兰　我說活佛，您請过来。

魯智深　作什么？

春　兰　您欠我們的前賬还沒还哪？

魯智深　什么？

春　兰　就是我們小姐的那个卞——您还沒变出来。

魯智深　說得来，就变得来。啊！你們哪个錯請周通来的？

春　兰　是你呀！（指刘荣。）

刘　荣　不錯是我呀！

魯智深　好！如今罰你将功折罪！

刘　荣　啊……

魯智深　我命你去往渡仙桥旁，三元店中，将卞济卞先生快快請来！

刘　荣　我說老师付，您慢点兒說，您再說一遍好不好啊。

魯智深　命你去到渡仙桥旁，三元店中，将卞济卞先生快快請来！

刘　荣　是啦，这回沒錯兒啦！（欲行。）

春　兰　嗳！回来！回来！又是你去呀！

刘　荣　熟人熟事，不是我去，誰去呀？

春　兰　哎喲，要沒有你呀，还坏不了事哪！你一边兒呆会兒去吧！

周　通　大哥，待小弟去請那卞先生！

魯智深　慢来，慢来。賢弟前去，那卞先生焉敢前来？

刘　荣　啊，对呀，那他哪兒敢来呀？

魯智深　也罢！此事待洒家走走。

春　兰　慢吼！我說員外爷，此事还得我春兰走走，有道是：水流千遭归大海，解鈴还是我系鈴人！（唱流水）

小姐良緣虽天定，

論成全也有我春兰薄力二三分。

初上花田是我把路引，

二上花田費煞心，

三上花田把計定，

抵多少担惊駭怕战战兢兢；

今日里風平浪靜大事定，

还須我輕車熟路去請卞生。

那卞生对我多听信——（下。）

魯智深　哈哈哈……（唱搖板）

事成后你須要感謝此人。

刘德明　（唱搖板）

春兰情义感不尽，

正要收她作螟蛉。

〔春兰引卞济上。

卞　济　（唱搖板）

適才聞春兰姐把話来論，

这婚姻好一似枯木逢春。

喜孜孜笑揚揚庄院进——

周　通　卞先生！

卞　济　哎呀，大王呀！你那張寿星圖兒，我与你画好了啊！

魯智深　（京白）又擰啦，又擰啦！（唱搖板）

看起来你是个老实人！

春　兰　卞先生，还不快快上前，拜过你的老岳父哪！

卞　济　岳父請上，受小婿一拜。

刘德明　生受你了。啊！賢婿，快快上前，謝过师付成全。

卞　济　多謝师付成全。

魯智深　豈敢。——啊，員外！今乃良辰，就該与他們拜堂成亲。

刘德明　哎呀！只怕措手不及呀！

春　兰　員外爷！我这早就准备好啦！（拿出盖头一揚而去。）

众　人　哈哈哈……

刘德明　刘荣！快与新姑爷准备衣冠！

刘　荣　是啦。

〔刘荣引卞济下。

魯智深　啊，周通賢弟！

周　通　大哥。

魯智深　我罰你与他們讚礼。

周　通　怎么吼？我讚礼。好！我就讚礼；拂揖：你們結亲，受尽折磨，錯中有錯，巧結絲蘿！

〔吹打，春兰攙刘玉燕上，刘荣攙卞济上。

周　通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春兰攙刘玉燕，刘荣攙卞济同下。

刘德明　請师付后面飲酒。

魯智深　啊哈哈哈……

〔"尾声"，众同下。　　　　——剧終

桑　园　会

前　記

春秋时，魯人秋胡在楚国居官二十余年，因怀念老母，辞官回家。行經故乡桑园，見一妇人采桑，知是自己妻子罗敷，遂故意向前調戏，以試其心。罗敷坚拒并加以斥責，憤而归去。及至秋胡到家，罗敷才知是自己丈夫；怪其輕薄，羞憤自縊。經秋胡母子急救之后，秋胡再三賠罪，夫妻始行和好。

这个傳統剧目，是根据一般舞台流行本，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校訂的。

剧中人物

罗　敷(青衣)　　秋　胡(老生)　　秋　母(老旦)

第　一　場

〔罗敷上。

罗　敷　(念引)愁鎖眉梢，綉針黹，奉养高堂。(念詩)

兒夫一去不归家，婆媳織紡度日华；

眼望楚国空流泪，斜倚門兒盼天涯。

奴家罗敷。配夫秋胡，去往楚国求官，一去二十余載，杳无音信归来，是我每日織紡，侍奉婆婆度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去往桑园采桑便了。待我稟告婆婆知道。——啊，婆婆。

秋　母　(內)作什么？

罗　敷　媳妇去往桑园采桑，小心看守門戶。

秋　母　(內)你要早去早回。

罗　敷　知道了。——出得門来，好天气也。(唱西皮慢板)

三月里天气正艳阳，

手提竹篮去采桑。

老婆婆两鬓如霜降，

每日織紡奉养高堂。

来此已是桑园，待我采桑便了。（接唱）

在腰間紧紧（轉二六）絲罗带，

移步向前手攀桑。

輕輕搭在桑枝上——（接唱搖板）

惊动了雀鳥乱飞揚。

秋　胡　（內）馬来！（上，唱西皮流水）

秋胡打馬奔家乡，

行人路上馬蹄忙。

坐在刁鞍用目望，

見一位大嫂手攀桑。

前影好象罗敷女，

后影好象我的妻房。

本当向前将妻認——

且慢！（接唱）

錯認了民妻罪非常。

且住！看那旁好像我妻罗敷女模样，本当向前相認，倘若認差那还了得。我自有道理。——啊，大嫂請了。

罗　敷　呀！（唱流水）

耳旁听得人喧嚷，

举目抬头四下望。

桑园之內无人往，

見一客官在道旁。

秋　胡　大嫂請了。

罗　敷　还礼。請問客官敢是失迷路途？

秋　胡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找名問姓的。

罗　敷　但不知問的是哪一家呢？

秋　胡　姓秋名胡字高强。大嫂可知么？

罗　敷　秋胡？

秋　胡　正是。

罗　敷　他就住在前面，客官問他作甚？

秋　胡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秋胡兄有八拜之交，托我带来万金家書，故尔动問。

罗　敷　呀！（唱流水）

听他言来心欢暢，

口內不住謝上蒼。

二十年前分別往，

今日才有个信还乡。

啊客官，秋胡离我家住得不远，可将書信交付与我，与他带去就是。

秋　胡　慢来慢来，我那秋兄言道，書信要面交本人。

罗　敷　若不見本人呢？

秋　胡　只好是原書带回。

罗　敷　你方才言道，与那秋胡有八拜之交。你可知他

家有些甚等样人？說得一字不差，奴家放桑不采带你前去。

秋　胡　如此，大嫂听了！（唱流水）

站立在桑田把話講，

尊一声大嫂听端詳：

家住魯國古田桑，

姓秋名胡字高强。

他父名叫秋祖望，

二十年前早已亡。

他母柯氏六旬上，

白髮孀居在高堂。

娶妻名叫罗敷女，

独自一人守空房。

这是那秋兄对我講，

并无有虛言哄娘行。

罗　敷　呀！（唱流水）

听他言来无虛謊，

果然是兒夫信还乡。

客官休怪奴魯莽——

有書拿来看端詳。

秋　胡　大嫂，你与我要書信，但不知你是他家甚等样人？

罗　敷　客官哪！（唱流水）

客官不必問其詳，

秋胡是奴兒夫郎。

奴家本是罗敷女——

秋　胡　哦，原来是秋大嫂，失敬了。

罗　敷　（接唱）

只为家貧来采桑。

秋　胡　哦！（唱搖板）

看她生来容貌像，

果然我妻来采桑。

哎呀且住！果然是我妻罗敷女在此。想我秋胡离家二十余載，不知她的貞节如何！（想）有了，看这桑园之中，并无一人来往，我不免試探她一番，有何不可？我就是这个主意。

罗　敷　啊客官，有劳带信，本当寒舍奉茶，怎奈房屋窄小，难以款待，暫将書信留下，有日丈夫归来，自当登門叩謝。

秋　胡　哎呀呀，謝倒是一樁小事，卑人有話要对大嫂一講。

罗　敷　有話請講。

秋　胡　如此，大嫂听了！哈哈……

罗　敷　放老誠些。

秋　胡　（唱西皮小倒板）

那秋胡他把良心丧，

罗　敷　住了！他丧不丧良心，与你什么相干！

秋　胡　我替你耽憂哇！哈哈……（接唱原板）

他在那楚国配了鸞凰。

罗　敷　你就該劝他回家才是。

秋　胡　（接唱）

我劝他回家他不往。

罗　敷　他不回来就罢！

秋　胡　（接唱）

撇下了大嫂守空房。

罗　敷　休要胡言！

秋　胡　（接唱）

你好比皓月空明亮，（轉二六）

你好比明珠土內藏。

你好比鮮花无人賞，

卑人我好比采花郎。

桑园之內无人往，

学一个織女会牛郎。

罗　敷　客官哪！（接唱快板）

客官說話欠思量，

胡言乱語發顛狂。

自从我夫离家往，

謹守閨門我奉高堂。

秋　胡　（接唱）

大嫂把話错来講，

卑人言来細听端詳。

男兒无妻家无主，

女子无夫房无樑。

桑园之內无人往，

学一个巫山神女会襄王。

罗　敷　哇！（接唱）

狂徒把話錯来講，

調戏民妇罪难当。

旣与我夫通来往，

你不該暗地起不良；

有書快把書信放，

无書快快离田桑。

再若胡言乱語講，

管教你披枷戴鎖无有下場。

秋　胡　哈哈……（唱摇板）

听她言来心欢暢，

果然为我守空房。

哎呀且住！調戏半日，毫不动心。哎呀！这……（思索）有了，不免取出馬蹄金一錠，再来試她一試。——啊大嫂，我这有馬蹄金一錠，就送与大嫂度日吧。

罗　敷　哇！（唱快板）

任你装得君子样，

奴本是銅打鉄心腸。

低下头来心暗想——

秋　胡　大嫂快快拿去吧。

罗　敷　客官，桑园外边有人来了。

秋　胡　在哪里？

罗　敷　在那里。呸！（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土，向秋胡臉上揚去。）

秋　胡　喂喲！（揉眼。）

罗　敷　（接唱搖板）

将身跳出事非場。（下。）

秋　胡　哈哈……（唱搖板）

黃金不顧回家往，

果然貞节世无双。

拾起黃金把馬上——

回得家去奉高堂。（下。）

第　二　場

〔秋母上。

秋　母　啊？（唱西皮流水）

喜鵲不住叫喳喳，

叫得老身心內麻。

看看紅日墜落西山下，

不見我兒媳她轉回家。

罗　敷　（內）走哇！（上，唱搖板）

急急忙忙回家下，

見了婆婆說根芽。

哎呀，婆婆哇！（哭。）

秋　母　啊？媳妇为何这等模样？

罗　敷　婆婆啊！媳妇去往桑田采桑，遇一狂徒呵！

(唱摇板)

一馬来在桑田下，

胡言乱語把話答。

秋　母　他講些什么？

罗　敷　是他言道：与你孩兒有八拜之交，前来下書的。

秋　母　就該問他要書信才是呀。

罗　敷　媳妇也曾問他要書信，誰知那賊呵！(接唱)

三番两次来戏耍

秋　母　嘍，你可曾依从于他？

罗　敷　哎呀，婆婆呀！媳妇若是从了他，也不回来見婆婆了哇……(哭。)

秋　母　好，有志气！

罗　敷　(接唱)

立志守节豈从他！

喂呀……(哭。)

秋　母　媳妇不必啼哭，去到后面与为婆收拾茶飯去吧。

罗　敷　遵命。——喂呀，好强盜哇……(哭，下。)

秋　母　狂徒啊！(唱流水)

听罢媳妇一席話，

气得老身手脚麻。

若有秋胡在家下，

定把狂徒送官衙。

秋　胡　（內）馬来！（上，唱流水）

秋胡打馬奔家下，

楊柳深处是我家。

去时楊柳无多大，

归来不覚俱發芽。

甩鐙离鞍下了馬——

秋　母　狂徒啊！

秋　胡　哎呀！（接唱流水）

高堂上坐定老人家。（进入）

走上前忙跪下，

兒是秋胡轉回家。

秋　母　（接唱流水）

尊声客官請坐下，

休要認錯老人家。

我的兒本是書生样，

为什么鬍鬚生滿頰？

秋　胡　（接唱流水）

打罢春来又交夏，

春秋四季日月华，

少年子弟江湖老，

老母青絲也轉白髮。（接"小拉子"）

秋　母　你是我兒秋胡回来了？

秋　胡　正是孩兒。

秋　母　快快起来。

秋　胡　多謝母亲。

秋　母　哈哈……（唱流水）

怪不得昨晚灯花炸，

今日喜鵲叫喳喳。

正不知何事臨門下，

原来是我兒轉回家。

秋　胡　母亲請上，孩兒大礼参拜。

秋　母　兒啊，一路劳乏，不必拜了。

秋　胡　哪有不拜之礼。孩兒久离膝下，少奉甘旨，恕孩兒不孝之罪。（跪。）

秋　母　起来，一旁坐下。

秋　胡　告坐。

秋　母　兒啊，你在楚国官居何职？

秋　胡　兒在楚国官居光祿寺大夫之职。

秋　母　啊，我兒做了光祿寺大夫，待为娘謝天謝地。

秋　胡　是啊，当謝天地。（四顧。）

秋　母　兒啊，你回得家来，看些什么？

秋　胡　啊母亲，孩兒回得家来，为何不見你那兒媳？她到哪里去了？

秋　母　哦，不是我兒提起，我倒忘怀了，她方从桑园回来，到厨下收拾茶飯。待我喚她前来。

秋　胡　母亲不要喚她。

秋　母　唤她前来。

秋　胡　母亲不要唤她，不要唤她。

秋　母　媳妇快来。

秋　胡　哎呀，糟了！

罗　敷　（內）来了！（上，唱摇板）

谨守閨門无虛假，

树正哪怕日影斜。

秋　母　媳妇，你丈夫作官回来了。

罗　敷　哦，官人回来了。　　官人在哪里？官人在……

秋　胡　（用椅墊擋住臉，近前突然露出）門兒！

罗　敷　哇！（唱散板）

一見狂徒怒气發，

不該在桑园調戏咱。

在草堂拜别婆婆駕——（"扫头"，下。）

秋　母　哎呀兒啊！你夫妻刚刚相会，你妻为了何事，哭哭啼啼往后房去了？

秋　胡　哎呀，母亲哪！你那兒媳想是去到后面自尽去了。

秋　母　哎呀！（吓得险些栽倒在地，唱散板）

这才是平地烈火發。（下。）

秋　胡　哎呀！（接唱）

大不該在桑园調戏她。（下。）

第　三　場

〔罗敷上，进门。

罗　敷　且住！指望丈夫归来，夫妻团聚，誰知他把我当作下賤之人。也罢！待我拜謝婆婆养育之恩，寻个自尽了罢！（哭，唱散板）

远望草堂深拜定，

拜謝婆婆养育恩。（接唱“哭头”）

腰間解下絲罗带——（“扫头”，拴带自尽。）

〔秋母、秋胡同上。

秋　胡　母亲快走。（进门，救下罗敷。）

秋　母　媳妇醒来。

罗　敷　（唱小倒板）

三魂渺渺归阴府，（接唱散板）

七魄茫茫又还魂。

秋　母　且喜她醒过来了。

秋　胡　待我謝天謝地。

罗　敷　（接唱“哭头”）

猛然間睜开了昏迷眼

喂呀，婆婆啊！（哭，接唱散板）

因何搭救兒的命殘生！

秋　胡　啊娘子，方才在桑园是卑人的不是，喏喏！还看在夫妻的情分哪。

罗　敷　哇！（唱流水）

我和你有什么夫妻分，

誰認你狠心狗肺人。

秋　胡　哈哈……

罗　敷　喂呀！（哭。）

秋　母　（唱流水）

一个喜来一个恨，

倒叫老身解不明。

回头我把媳妇問，

一一从头說娘听！

罗　敷　婆婆听了！

秋　母　慢慢講来。

罗　敷　（唱二六）

狂徒打馬桑园进，

把我当作下賤人。

不想归家把孝尽，

反在桑园献了一锭馬蹄

〔秋胡向罗敷搖手，暗示不要講。

秋　母　你做什么？

罗　敷　（接唱）

因此回房寻自尽，

情願一死了此生。（哭。）

秋　母　哦！（唱流水）

听罢媳妇对我論，

罵声秋胡小畜生。
夫妻見面就該認，
不該桑园献黃金。
千不是，万不是，
还不快向前去賠小心！

秋　胡　母亲哪！（唱流水）
母亲在上容兒禀：
水有源流树有根。
适才打馬桑园进，
夫妻見面我認，我認也認不眞。
孩兒試她貞烈性，
因此才献出馬蹄金。
千不是，兒不正，
情願与她賠个小心。

秋　母　快快向前賠礼！

秋　胡　遵命！（唱搖板）
走向前来礼恭敬，（接唱流水）
佯睬不睬藐視人。
是是是来明白了，
想是秋胡礼貌輕，
二次向前屈膝跪——

秋　母　跪下！

秋　胡　嗳！（接唱搖板）
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肯低头跪妇人。

罗　罗　(哭)喂呀！……

秋　母　兒啊！(唱流水)

説什么膝下有黄金，

説什么屈膝跪妇人；

二十年来她孝順，

一来赔罪二报恩。

秋　胡　哦，是是是。(唱摇板)

母亲嘱咐兒遵命，

秋胡低头跪妇人。(接"小拉子"，屈一腿，半跪。)

秋　母　兒啊，你这一条腿因何不跪呀？

秋　胡　母亲不曉得，孩兒在外为官，受了風寒，跪不下了。

秋　母　哦，兒在外受了風寒，跪不下了？好，待为娘与你治治这个風寒。(用杖打秋胡另一腿跪下。)

秋　胡　咳！(唱摇板)

高堂老母你孝順，

一来赔罪二报恩。

秋　母　媳妇饒恕他罢。

罗　敷　(哭)喂呀……(唱摇板)

黄泉路上心已定，

只求一死不願生。

秋　母　媳妇啊！(唱摇板)

媳妇不把我兒認，

为婆也与你跪埃塵。（跪。）

秋　胡　（見状起身急拦）母亲請起。（又被秋母一杖打跪在地。）

秋　母　跪下！

罗　敷　（唱摇板）

婆婆請起兒遵命，（接"小拉子"，攙起秋母，秋胡仍跪在一旁，扯衣央告）

也罢！

用手搀起无义人。

秋　胡　（起立，笑）哈哈……（唱摇板）

多謝夫人开了恩，

老爷跪夫人我不算丢人。

母亲，孩兒掙来官誥，請母亲上香。

〔吹打，秋母穿戴衣冠。

秋　母　好，打扫祖先堂，待为娘上香。正是：

秋　胡　（念）孩兒离家二十年，

秋　母　（念）盼得为娘泪漣漣；

罗　敷　（念）今日一家重相聚，

秋　胡　（念）骨肉团圓永綿綿。

秋　母　好个骨肉团圓永綿綿。——秋胡，

秋　胡　母亲。

秋　母　媳妇，

罗　敷　婆婆。

秋　母　随为娘的来呀，（笑）哈哈……（下。）

〔罗敷欲下。

秋　胡　回来！

罗　敷　回来作什么？

秋　胡　适才你不該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将我罰跪在前堂，是什么道理呀？眞眞豈有此理！

罗　敷　方才若不看在婆婆面上，定不与你甘休。

秋　胡　哈哈，好哇，还不与我甘休？我若不看母亲偌大年紀，今天我就要……

罗　敷　你要怎样？

秋　胡　我要跪下了。

罗　敷　也不怕失了你的官体。（下。）

秋　胡　哈哈……哎呀，这是我們作官的回来，在太太面前就是这样的规矩啊！哈哈哈……（下。）

——剧終

御　果　園

前　　記

唐，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班师回朝；李淵封之为太子，建成、元吉不服，欲行加害；遂进讒言，道尉迟恭單鞭夺槊，赤身救駕之功，乃是假冒；并奏准在御果园重演救駕之事。

时值隆冬，尉迟恭得李靖帮助；服藥避寒，在御果园比試时，以鞭将欲暗害李世民之黄壮、建成与元吉打死。

这个剧本是根据演員赵炳嘯所藏金少山演出本校訂的。

剧中人物

黑夫人(旦)	白夫人(旦)	尉迟恭(净)
建　成(丑)	元　吉(丑)	黄　壮(净)
徐　勣(生)	李世民(小生)	程咬金(丑)
秦　琼(生)	家　院(生)	众軍士

第　一　場

〔黑、白二夫人同上。

黑夫人　(念)夫受皇家爵，

白夫人　(念)妻沾雨露恩。

尉迟恭　(内)回府。

〔四軍士、家院引尉迟恭上，下馬，四軍士下。黑、白夫人迎入。

尉迟恭　可恼哇，可恼！

黑白夫人　啊老爷，今日回府为何这等煩恼？

尉迟恭　夫人哪里知道，今早金殿加封，二奸王一旁奏

道：道某昔年，扶保刘武周，日搶我国三关，夜夺我国八寨，耗費多少兵馬錢粮；今乃些小功劳，封不得国公之位。

黑白夫人　老爷怎样回奏？

尉迟恭　某家奏道：想当年扶保刘武周，日搶三关，夜夺八寨，乃是各为其主；曾在御果园中，救过二主秦王的御駕。二奸王奏道：如今将御花园改为御果园，演習当年三跳澗之事，夫人你道恼是不恼？

黑白夫人　食王爵祿，当报王恩，老爷何必着恼！

尉迟恭　唉，夫人哪！（唱二黃原板）

提起了当年投太原，

建成元吉怒髮冲冠；

某一言未發推出斬，

多亏了乔公善救某的命还。

二次里山后投刘主，

定楊王他待某的恩重如山；

响馬打死了宋金玉，

宋金刚他与某結下了宽。

日搶三关夜夺八寨，

我在美良川前鐧对过鞭。

到如今演什么三跳澗，

此乃是数九腊月的天，

赤身騑馬难交战，

活活冻死了将魁元！

黑白夫人　老爷！（接唱原板）

老爷不必心悲惨，

細听妾身把話言：

先生李靖有書簡，

老爷何不仔細观！

尉迟恭　（接唱原板）

有劳夫人傳小簡，

打座！（取簡，接唱）

拆开了封皮仔細观：

“你我分别不久远，

紅黑二藥带身边；

紅丸将軍請自用，

黑丸付与烏騅餐。”

看过了引湯把藥咽

家院持杯，尉迟恭将藥服下。

尉迟恭　（接唱散板）

这黑丸付与那烏騅餐。

〔家院接藥与馬飲下。

尉迟恭　請。

〔黑、白夫人下。

尉迟恭　啊？（唱散板）

一霎时渾身俱是汗，

数九天亞賽过三伏天。

解带脫袍把身現。（脫袍、摘盔）

赤身騎馬手提鞭。

家院——

家　院　有。

尉迟恭　（接唱）

带过了爷的馬！（上馬）

二次里救駕在御果园。（下。）

〔家院下。

第　二　場

〔四軍士、建成、元吉上，过場下。黃壮上。

黃　壮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下。）

第　三　場

〔四軍士、徐勣上。

徐　勣　（唱二黃散板）

金殿領了万岁命，

演習跳澗救聖君。

回头便把千岁請——

〔李世民上。

李世民 （接唱）

两旁站立护衛軍。

徐 勣 参見千岁。

李世民 卿家平身。

徐 勣 千千岁。

李世民 啊卿家，今日演習三跳澗，要这些护衛作甚？

徐 勣 少时自有用他之处。

李世民 好，带馬！

徐 勣 带馬！

〔軍士带馬。

李世民 （唱二黃散板）

御林軍与小王把馬順，（上馬）

勒馬停蹄把話云。

啊卿家，来此甚么所在？

徐 勣 乃是王世充的花园，改作御果园。

李世民 待小王打馬进入。

徐 勣 單、李二家旧有仇恨，千万不可擅入。

李世民 卿家在此作甚？

徐 勣 在此保駕。

李世民 不用保駕，料理軍务去吧！

徐 勣 遵命！（唱散板）

万岁此去入險境，

为臣暗地保聖君。（下。）

李世民 带路！（唱散板）

御林軍催馬御园进，

那旁来了一支兵。

〔四軍士、黃壮上，追杀李世民，李架住。众軍士分下。

李世民 （接唱）

小王与你何仇恨，

追杀小王为何情？

黃　壮 住了！（接唱）

單李二家有仇恨，

私进御园为何情？

〔黃壮、李世民起打，同下

〔建成、元吉上。

建　成
元　吉 （同）好計！（唱散板）

世民中了你我的計，

不死也要脫層皮。

〔同下。

第　四　場

〔李世民、黃壮上，起打，李世民下，黃壮追下。

第　五　場

〔李世民上，半圓場，往下場門一望，打馬，跳澗下。

〔四軍士上，过場追下。

〔黄壮上，徐勣追上拉黄壮，被黄甩开跌坐地上。黄壮下。程咬金、秦琼上，扶起徐勣。

程咬金　找老黑去！

〔同下。

第　六　場

尉迟恭　（內）馬来！

〔尉迟恭上。

尉迟恭　（唱二黄散板）

数九寒天風不冷，

連人带馬汗淋身。

忙将烏騅来整頓——

〔徐勣、秦琼、程咬金同上。

徐　勣
秦　琼　（同唱）
程咬金

見了尉迟說分明。

尉迟恭　（接唱）

列公何事皆煩悶？

徐　勣
秦　琼　（同唱）
程咬金

二主秦王有难星。

尉迟恭　（接唱）

是何人敢欺我那仁义的主？

徐　勣
秦　琼　（同唱）
程咬金

去到御园看分明。

尉迟恭　（接唱）

吞吞吐吐言不順，

走哇！

〔徐勣、秦琼、程咬金同下。

尉迟恭　（接唱）

且到御园看分明。（下。）

第　七　場

〔李世民上，黄壮追上，打李四拳头，李世民逃下，黄壮追下。

第　八　場

〔程咬金、秦琼、徐勣、尉迟恭同上。

尉迟恭　（唱二黄散板）

适才列公报一信，

二主秦王有难星。

大家山后暗藏隐——

〔程咬金、秦琼、徐勣分下。

尉迟恭　（接唱）

我看是何人要下絕情！

〔建成、元吉暗上，上高台，远望。

〔黃壮追李世民上，打李世民落馬，跌倒在地。**黃壮**被尉迟恭以鞭压住。

尉迟恭　哇呀……（唱散板）

黃壮假扮單雄信，

追杀我主为何情？

鋼鞭之下追尔的命——（打死黃壮。）

〔建成、元吉下高台。

尉迟恭　（接唱）

抬头只見二奸臣，

元　吉　（向前）黃壮，哎吻，玩兒完了！（唱散板）

一見黃壮丧了命，

敬德，黑小子！（接唱）

快快还我保駕臣。

尉迟恭　（拉住元吉）呸！（唱散板）

二奸王做事心太狠，

苦苦害主为何情？

鋼鞭之下我不留尔的命——（打死元吉）

打死了元吉問建成。

建　成　（向前）黃壮，御弟，哎呀，干嘍！（唱散板）

一見御弟丧了命，

敬德，黑小子！（接唱）

快快还我同胞人。

尉迟恭　（拉住建成）呸！（唱散板）

你无情来誰有义？

你不認手足誰認你是君？

我比閻王心还狠——

建　成　你还敢把我怎么样？

尉迟恭　嗯。（打死建成。）

〔程咬金、秦琼、徐勣同上。

众　　　（接唱）

大家同找仁义君。

〔众圓場。見李世民昏倒在地。

众　　　主公醒来。

李世民　（唱二黃倒板）

耳旁听得人声震。

呀！（接唱散板）

抬头只見众公卿。

卿家，那黃壮哪里去了？

尉迟恭　被为臣打死了！

李世民　打得好！（唱散板）

听說黃壮丧了命，

你是小王的保駕臣。

皇兄、御弟往哪里去了？

尉迟恭　主公，你問的是那二奸王？

李世民　正是。

尉迟恭　也被为臣打死了！

李世民　哦！是你打死的？

尉迟恭　正是。

李世民　近前来，小王有話对你言講。

尉迟恭　喳……

李世民　近前来。（打尉迟恭咀巴。）

尉迟恭　啊！

李世民　（唱散板）

他二人与你何仇恨，

因何害他命归阴？

尉迟恭　千岁！（唱散板）

二奸王苦苦要害主的命，

为臣我打的是抱不平。

李世民　呸！（唱散板）

手摸胸膛想一想，

他是小王的什么人？

尉迟恭　列公！（唱散板）

我打死了那二奸王是不是啊？

众　打的好！

尉迟恭　着哇。

李世民　（唱二黃散板）

小王与你把命拚。

向前抓住絲鸞带——

尉迟恭　哪里去？

李世民　（接唱）

你我一同見聖君。

尉迟恭　要見君？

李世民　要見君！

尉迟恭　要見聖上？

李世民　要見聖上！

尉迟恭　哎呀！（唱散板）

平白的要你們报什么信！

要見君？

李世民　要見君。

尉迟恭　好哇！（接唱）

要見君咱們大家一路而行。

走！

李世民　走。

众　　　走。

〔众圓場，扯下。

——剧終

統一書号:10069·213
定　价: 0.35 元